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传世名著百部一

战国策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战国策

名著通览

《战国策》是一部先秦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总集。中国的历史文学，早在春秋时代，已出现了文字简洁，记事概括，一字之间，寓以褒贬的《春秋》。世称“春秋笔法”。稍后又出现了《左传》，它进一步用具体的描写，铺叙出每一史事的始末原由，塑造了许多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形象，其艺术成就，远远超过了《春秋》的水平。而与之同时的《国语》，分国叙述了各国的重要史事，文字平易流利，也有不少故事性较强的作品。接着便出现了《战国策》，它是一部没有作者主名的史料汇编，继承了《国语》的体裁，具体反映了战国整个历史阶段诸候各国的政治大事。它原来的卷帙极混乱，名称也繁复，有《国事》、《国策》、《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异名。后经汉代学者刘向整理、校订，依国别编成体系，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越、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国策，合为 33 篇，才定名为《战国策》。刘向的“战国策序”曾说：“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策谋，宜为《战国策》。”《战国策》中的各篇文章是由各国的史官和策士分别记录下来的，所记“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刘向《战国策书录》），也就是从公元前 453 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开始，到前 209 年秦二世继位为止，记载了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情况，特别是士这个阶层的活动，反映了当时各个国家、各个阶级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是我们研究战国时期历史极其重要的依据。

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封建制度已经确立。七个诸侯大国各霸一方，互相争雄，企图由自己来统一天下，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所以战争不息，兼并不断。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批又一批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在这个政治舞台上发表自己的主张，宣传自己的策略，起了很大的作用。《战国策》集中反映了这一历史特点，它的内容充实，描述生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战国策》专门记载策士们的言论和行动，它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技巧怎样呢？封建的文人、学者，一致赞扬《战国策》的文辞之美，认为是“辨丽横肆”、“妙夺天工”；而斥其内容为“叛道离经”、“浅陋”、“低劣”。重校《战国策》的宋儒曾巩，甚至认为它是“邪说”，宣称整理和保存它的目的，就是要禁止“邪说”，要使人人都知道“邪说”之不可以，然后禁绝就很容易。宋人李文叔在《题战国策》中写道：《战国策》记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轧，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尚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这些传统的看法，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正统观念在文学评价上的偏见，把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割裂开，扬此抑彼，以维护封建伦常观念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统治地位。

《战国策》深刻而真实地暴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这是不利于统治阶级的，因此，被斥为“邪说”。这也是现实主义古典文学作品的共同厄运，司马迁的《史记》，不是也曾被斥为“谤书”吗？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重新评价，《战国策》的确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历史文学，它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技巧是完全一致的。当然，《战国策》中有些作品写得不好，有些篇章内容重复。但就全书总的倾向说，作者们不但严格地遵守了忠于史实的原则，而且对待史实的态度也是爱憎分明的，对当时社会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

给予了深刻的、真实的揭露，在揭露矛盾的过程中，反映出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愿望，表现出人民群众在这些矛盾斗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如燕齐两国最重大的一次矛盾斗争就是有力的例证。《燕策》载道，燕王哙让位给大臣子之，因而引起了内部矛盾，太子平与将军被“数党聚众”，围攻子之，不克。结果，老百姓群起而攻太子平，而燕国“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齐军长驱直入，大获全胜。燕太子平（昭王）继位后，欲报此大仇，礼贤下士，“与百姓同其甘苦”，过了28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这时齐国却是“百姓不附”、“宗族离心”、“大臣不亲”（《齐策》）。燕昭王趁此时机，派大臣乐毅联合诸侯各国，共同伐齐，接连攻下齐国70余城。

从这两国的史实说明，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斗争，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因而加深了阶级矛盾；同时，统治者的骄横残暴，会引起全国各阶层的反抗，使统治集团陷入崩溃覆灭的命运。同时，两国的史实也表明了当时国家势力消长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对民心的得失。在《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民心的得失问题得到了正面的说明。齐王接受了邹忌的规劝，下令征求群臣吏民的意见，改革政治。一年以后，“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最后指出：“此所谓战胜于朝廷。”明确地肯定了国家的兴衰，不决定于战争，而决定于内政是否修明、决定于民心的向背。在《赵威后问齐使》里，威后已经觉察到“民”的重要作用而对齐国使者直接提出“苟无民，何有君”的主张。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民主主义思想因素可贵的萌芽，有着相当重大的进步意义。

《战国策》文章的表现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凡读过此书的人，一般都会感受到其中有效的夸张和渲染、语气词运用的灵活得当等长处。如果深入研究，加以归纳，又可以得出以下值得注意的艺术特色。

首先，《战国策》中引用了大量极富感染性和说服力的历史典故。历史事实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谋臣、策士在议论辩说中，经常征引史事来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例如《鲁仲连致燕将军》，为了说服死守聊城的燕将自动撤军，鲁仲连除了对当时形势进行全面分析之外，又引了很多与现实相一致的历史事件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终于说服了燕将。他要肯定燕将城守之坚、用兵之能，则以善于守备的墨翟和善于用兵的孙膑、吴起为例，来说明燕将的功绩已人所共知，无论是返燕还是投齐，均可得到重用；他要解除燕将以撤军为耻的思想顾虑，则以管仲、曹沫为例，因这二人都是能够忍小耻而成大事的；用这些世所公认的著名史实，启发了燕将的思路：与其“驱弊聊之民，距全齐之兵”，不如暂弃无益之守，以保全聊城人民的性命。再如《鲁仲连义不帝秦》、《苏秦以连横说秦》、《唐雎不辱使命》、《威王问于莫敖子华》等篇章，也都引用了大量的历史典故。这一特点，对后世的论说文影响颇大，人们往往通过历史经验的分析，对现时态势作出准确有力的结论。这类“言之有物”的论说文，有目的地征引恰如其分的历史典故，自然能够加强理论的说服力。如果追根溯源，《战国策》的肇创之功是不容忽视的。

其次，《战国策》的文辞生动精练，简明流利，而又含义隐微。这历来为人们所称誉。明代文学家李梦阳认为，《战国策》的文辞巧妙，是它可供学习的四个特点之一，历代文人墨客均纷纷效法。《战国策》中的策士们善于运用形象的语言，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听者易于从感性认识中去理解问题的实质。如《燕策》记载，赵国将发兵攻燕，苏代为燕国去劝止赵王，

他见赵王时，并不正面提出问题，而是先讲述“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之事，绘声绘色地介绍它们的动作和对话，将鹬和蚌人格化；然后以此事作比喻说明如果赵燕两国相攻，强秦必将如渔人一样乘机得利；于是赵王便停止了攻燕，苏代用一个美丽的寓言阻止了一次大战的爆发。又如《楚策》记载，庄辛要使曾经尝过一次亡国滋味的楚襄王能认识亡国的原因，改正自己的错误，一连打了许多比喻，从自然界的生物晴蛉到黄雀，从黄雀到黄鹄，都因为自论与人无争，可以悠游自乐，结果遭到外来的袭击，终于丢了性命；又从黄雀推到人事，并举出蔡灵侯因乐逸亡国，来证明襄王遭祸的原因。由小至大，层层深入，以一连串的形象作比喻，把理论阐述得十分透彻，使人不能不引以为戒。《战国策》中多为短小精悍的作品，谈的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严肃的人生哲理，而且其表现形式又是如此生动和富于艺术魅力，因此可以将人们引向很高的境界。像这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在《战国策》中占有很大分量，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土偶人与桃梗语》等，历来家喻户晓，甚至已成为人们口头常用的谚语。

再者，《战国策》所录存的当时号称纵横家的谋臣、策士们的理论和策略，不是概念的抽象叙述，而是通过对人物或事物的形象具体的描写表现出来的。因此，当时各国的政治动态，特别是“战国七雄”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都从中得到比较深刻、真实的具体反映。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史料，也给予了我们以艺术的感染。如《秦围赵之邯郸》（《赵策》）里写了鲁仲连与辛垣衍之间有关“帝秦”与“不帝秦”的一场论争，赞美了鲁仲连不畏强暴，为人释难解纷的可贵品质，歌颂了他在事成之后不居功受赏的高尚行为；《魏策》中《唐雎不辱使命》一文讲述了唐雎出使秦国，不辱使命，胜利完成了任务一事。批判了虚伪、专横、残暴的秦王，表扬了机智勇敢、敢于斗争的唐雎。另外，在《战国策》中，不少历史人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如荆轲、聂政、苏秦、冯谖、孟尝君等等，无不个性鲜明、活跃纸上，两千余年来，一直为人们口头传诵，并被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所表现。这些人物的言论和事迹，有的在一篇作品中能完整地表现，而有的则是散见于各国的国策之中。例如《苏秦以连横说秦》、《荆轲刺秦王》、《冯谖客孟尝君》，已都是粗具规模的人物传记，也都成了司马迁《史记》里有关战国时代人物传记题材的来源，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豫让、聂政、荆轲等传，司马迁几乎全是采用的《战国策》原文，加以充实和润色，创造了传记文学的典型；其他属于战国时代的人物传记，有些也是综合各国国策所载史实而写成的。当然，《史记》内容的深刻、规模的宏伟，在历史文学中堪称光辉的高峰，非《战国策》所能比拟。不过，从历史文学发展的进程来看，《战国策》仍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也有着它本身的独具的文学特色。

总之，《战国策》全书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较深刻的反映，对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有一定的揭露，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都比较高。

全文

卷一东周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颜率。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借救于齐。”

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夫秦之为无道也，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画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实也。愿大王图之！”齐王大悦，发师五万人，使陈臣思将，以救周，而秦兵罢。

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解之。”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终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颜率曰：“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壶酱甀耳，可怀挟提挈以齐至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可至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齐王乃止。

东周与西周战

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为东周谓韩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多名器重宝。案兵而勿出，可以德东周，西周之宝可尽矣。”

东周与西周争

东周与西周争，西周欲和于楚、韩。齐明谓东周君曰：“臣恐西周之与楚、韩宝，令之为己求地于东周也。不如谓楚、韩曰：“‘西周之欲入宝，持二端，今东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宝不入楚、韩。’楚、韩欲得宝，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宝出，是我为楚、韩取宝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东周欲为稻

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

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

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

楚攻雍氏

楚攻雍氏，周𤼈秦、韩。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为周谓楚王曰：“以王之强而怒周，周恐，必以国合于所与粟之国，则是劲王之敌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后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谓吕礼

周最谓吕礼曰：“子何不以秦攻齐？臣请令齐相子，子以齐事秦，必无

处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于子也。子东重于齐，西贵于秦。秦、齐合，则子常重矣。”

温人之周

温人之周，周不纳客。即对曰：“主人也。”问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

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而诵《诗》，《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则我天子之臣，而又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齐听祝弗

齐听祝弗，外周最。谓齐王曰：“逐周最、听祝弗、相吕礼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则伐齐深矣。秦、齐合，则赵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赵攻，与之齐伐赵，其实同理，必不处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苏厉为周最谓苏秦

苏厉为周最谓苏秦曰：“君不如令王听最，以地合于魏、赵，故必怒合于齐。是君以合齐与强楚，事产于君。若欲因最之事，则合齐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赵取周之祭地

赵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于郑朝。郑朝曰：“君勿患也！臣请以三十金复取之。”周君予之。郑朝献之赵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谴之曰：“周之祭地为祟。”赵乃还之。

杜赫欲重景翠于周

杜赫欲重景翠于周，谓周君曰：“君之国小，尽君之重宝珠玉以事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张罗者，张于无鸟之所，则终日无所得矣；张于多鸟处，则又骇鸟矣；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然后能多得鸟矣。今君将施于大人，大人轻君；施于小人，小人无可以求，又费财焉。君必施于今之穷士不必且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

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爱之，而无适立也。司马翦谓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为之请太子？”左成谓司马翦曰：“周君不听，是公之知困而交绝于周也。不如谓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资之以地。’”

公若欲为太子，因令人谓相国御展子廧夫空曰：“王类欲令若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于相国。”相国令之为太子。

昭翦与东周恶

昭翦与东周恶。或谓昭翦曰：“为公画阴计。”昭翦曰：“何也？”“西周甚憎东周，尝欲东周与楚恶。西周必令贼贼公，因宣言东周也，以恶之于王也。”昭翦曰：“善。吾又恐东周之贼己而以诬西周恶之于楚。”遽和东周。

严氏为贼

严氏为贼，而阳竖与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载以乘车驷马而遣之。韩使人让周，周君患之。客谓周君曰：“正语之曰；‘寡人知严氏之为贼，而阳竖与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国不足以容贼，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卷二西周

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

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又与韩、魏攻秦，而借兵乞食于西周。韩庆为西周谓薛公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而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韩、魏南无楚忧，西无秦患，则地广而益重，齐必轻矣。夫本末更盛，虚实有时，窃为君危之。君不如今弊邑阴合于秦，而君无攻，又无借兵乞食。君临函谷而无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谓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张韩、魏。所以进兵者，欲王令楚割东国以与齐也。’秦王出楚王以为和。君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无破，而以楚之东国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齐。齐得东国而益强，而薛世世无患。秦不大弱，而处之三晋之西，三晋必重齐。”

薛公曰：“善。”因令韩庆入秦，而使三国无攻秦，而使不借兵乞食于西周。

秦攻魏将犀武军于伊阙

秦攻魏将犀武军于伊阙，进兵而攻周。为周最谓李兑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赵之上计，莫如令秦、魏复战。今秦攻周而得之，则众必多伤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胜魏之劳，后有攻周之败，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与魏讲也，而全赵令其止，必不敢不听，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复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讲，则君重矣。若魏不讲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战秦、魏也，重亦尽在赵。”

楚兵在山南

楚兵在山南，吾得将为楚王属怒于周。或谓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将军正迎吾得于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名曰某。’楚王必求之，而吾得无效也，王必罪之。”

韩魏易地

韩、魏易地，西周弗利。樊余为周谓楚王曰：“周必亡矣。韩魏之易地，韩得二县，魏亡二县。所以为之者，尽包二周，多于二县，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阳、郑地、三川，而包二周，则楚方城之外危；韩兼两上党以临赵，即赵羊肠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赵皆轻。”楚王恐，因赵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

秦欲攻周，周最谓秦王曰：“为王之国计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利国，而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弊于周而合天下于齐，则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罢秦，故劝王攻周。秦与天下俱罢，则令不横行于周矣。”

谓齐王

谓齐王曰：“王何不以地赍周最以为太子也？”齐王令司马悍以赂进周最于周。左尚谓司马悍曰：“周不听，是公之知困而交绝于周也。公不如谓周君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悍，悍请令王进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

三国攻秦反

三国攻秦反，西周恐魏之借道也。为西周谓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国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惧，令军设舍速东。

犀武败

犀武败，周使周足之秦。或谓周足曰：“何不谓周君曰：‘臣之秦，秦

周之交必恶。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恶臣于秦，而臣为不能使矣。臣愿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恶周于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轻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于秦，是公之成事也；交恶于秦，不善于公，且诛矣。”

卷三秦一

卫鞅亡魏入秦

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苏秦始将连横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涿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祟，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 （⿰饣旁） ，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戟，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镒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绵绣千纯，白壁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不弗斗粮，未烦一兵，

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熿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伏轼樽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因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张仪说秦王

张仪说秦王曰：“臣闻之：弗知而言为不智，知而不言为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不审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大王裁其罪。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余韩成从，将西南以与强秦为难。臣窃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千百万，白刃在前，斧质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

“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攻无攻相事也。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也，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断死于前者，比是也。夫断死与断生也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也。一可以胜十，十可以胜百，百可以胜千，千可以胜万，万可以胜天下矣。今秦地形，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也。开地数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四邻诸侯不服，伯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谋臣皆不尽其忠也。

“臣敢言往昔。昔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之君；地广而兵强，战胜攻取，诏令天下；济清河浊，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胜而无齐。故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且臣闻之曰；‘削株掘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奔走，东伏于陈。当是之时，随荆以兵，则荆可举，举荆，则其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弱齐、燕，中陵三晋。然则是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国，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庙；令帅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军华下，大王以诈破之，兵至梁郭。围梁数旬，则梁可拔；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志绝；荆、赵之志绝，则赵危；赵危，而荆孤；东以弱齐、燕，中陵三晋。然则是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国，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庙，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是故兵终身暴灵于外，士民潞病于内，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三矣。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而不忧民氓，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之上党。大王以诈破之，拔武安。当是时，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然则是邯郸不守。拔邯郸，完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羊肠，

降代、上党。代三十六县，上党十七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党不战而已为秦矣；东阳河外不战而已反为齐矣，中呼池以北不战而已为燕矣。然则是举赵则韩必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挟荆，以东弱齐、燕，决白马之口，以流魏氏。一举而三晋亡，从者败，大王拱手以须，天下遍随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赵氏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伯王之业，地尊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拙也。

“且夫赵当亡不亡，秦当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谋臣一矣。乃复悉卒以攻邯郸，不能拔也。弃甲兵怒，战栗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军乃引退，并于李下，大王又并军而致与战。非能厚胜之也，又交罢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量吾谋臣，外者极吾兵力。由是观之：臣以天下之从，岂其难矣？内者吾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外者天下比志甚固。愿大王有以虑之也。

“且臣闻之；‘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纣为天子，帅天下将甲百万，左饮于淇谷，右饮于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与周武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千领，战一日，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伤。智伯帅三国之众，以攻赵襄主于晋阳，决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错龟数策占兆，以视利害，何国可降，而使张孟谈。于是潜行而出，反智伯之约，得两国之众，以攻智伯之国，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秦国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

“臣昧死望见大王，言所以一举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伯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试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伯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于国，以主为谋不忠者。”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

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张仪欲以汉中与楚

张仪欲以汉中与梦，请秦王曰：“有汉中，蠹。种树不处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财，则伤本；汉中南边为楚利，此国累也。”甘茂谓王曰：“地大者固多忧乎！天下有变，王割汉中以和楚，楚必畔天下而与王。王今以汉中与楚，即天下有变，王何以市楚也？”

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

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曰：“轸驰秦、楚之间，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轸，然则是轸自为而不为国也。且轸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听乎？”

王谓陈轸曰：“吾闻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陈轸曰：“然。”王曰：“仪之言果信也！”曰：“非独仪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爱其亲，天下欲以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为臣；卖仆妾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乡曲者，良妇也。吾不忠于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吾不之楚，何适乎？”秦王曰：“善。”乃止之也。

陈轸去楚之秦

陈轸去楚之秦，张仪谓秦王曰：“陈轸为王臣，常以国情输楚，仪不能与从事，愿王逐之。即复之楚，愿王杀之。”王曰：“轸安敢之楚也？”王召陈轸，告之曰：“吾能听子言，子欲何之？请为子约车。”对曰：“臣愿之楚。”王曰：“仪以子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轸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顺王与仪之策，而明臣之与楚不也。楚人有两妻者，人誂其长者，长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有两妻者死，客谓誂者曰；‘汝取长者乎？少者乎？’曰；‘取长者。’客曰；‘长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为取长者？’曰：‘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阳，贤相也。轸为人臣，而常以国输楚王，王必不留臣；昭阳将不与臣从事矣。以此明臣之与楚不。’

轸出，张仪入，问王曰：“陈轸果安之？”王曰：“夫轸，天下之辩士也，孰视寡人曰；‘轸必之楚。’寡人遂无奈何也。寡人因问曰；‘子必之楚也，则仪之言果信矣。’轸曰；‘非独仪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己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故卖仆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于乡里者，善妇也。臣不忠于王，楚何以轸为？忠尚见弃，轸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为然，遂善待之。

卷四秦二

齐助楚政秦

齐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后秦欲伐齐，齐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谓张仪曰：“吾欲伐齐，齐楚方欢，子为寡人虑之，奈何？”张仪曰：“王其为臣约车并币，臣请试之。”

张仪南见楚王曰：“弊邑之王所说甚者，无大大王；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无大齐王；唯仪不甚憎者，亦无大齐王。今齐王之罪，其于弊邑之王甚厚，弊邑欲伐之，而大国与之欢，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仪不得为臣也。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

楚王大悦，宣言之于朝廷，曰：“不谷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臣闻见者毕贺，陈轸后见，独不贺。楚王曰：“不谷不烦一兵，不伤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为智矣。诸士大夫皆贺，子独不贺，何也？”陈轸对曰：“臣见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贺。”王曰：“何也？”对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出地绝齐，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楚王不听，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无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绝齐，使者未来，又重绝之。

张仪反，秦使人使齐，齐、秦交阴合。楚因使一将军受地于秦，张仪至，称病不朝。楚王曰：“张子以寡人不绝齐乎？”乃使勇士往詈齐王。张仪知楚绝齐也，乃出见使者，曰：“从某至某，广从六里。”使者曰：“臣闻六百里，不闻六里。”仪曰：“仪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报楚王，楚王大怒，欲兴师伐秦。陈轸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轸曰：“伐秦，非计也，王不如因而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而取偿于齐也。楚国不尚全乎？王今已绝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齐秦之交也。国必大伤！”楚王不听，遂举兵伐秦。秦与齐合，韩氏从之，楚兵大败于杜陵。

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仅以救亡者，计失于陈轸，过听于张仪。

秦惠王死

秦惠王死，公孙衍欲穷张仪。李雠谓公孙衍曰：“不如召甘茂于魏，召公孙显于韩，起樗里子于国。三人者，皆张仪之仇也。公用之，则诸侯必见张仪之无秦矣。”

义渠君之魏

义渠君之魏，公孙衍谓义渠君曰：“道远，臣不得复过矣！请谒事情。”义渠君曰：“愿闻之。”对曰：“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焫获君之国；中国为有事于秦，是秦且轻使重币而事君之国也。”义渠君曰：“谨闻令。”

居无几何，五国伐秦。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王不如赂之以抚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乃公孙衍之所谓也。”因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帛之下。

医扁鹊见秦武王

医扁鹊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

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将使耳不聪，目不明。”君以告扁鹊。扁鹊怒而投其石：“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

宜阳之役楚畔秦而合于韩

宜阳之役，楚畔秦而合于韩，秦王惧。甘茂曰：“楚虽合韩，不为韩氏先战，韩亦恐战而楚有变其后，韩楚必相御也。楚言与韩而不余怨于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甘茂约秦魏而攻楚

甘茂约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盖，为楚和于秦，秦启关而听楚使。甘茂谓秦王曰：“怵于楚则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悦而合于楚，楚魏为一，国恐伤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悦。王不恶于魏，则寄地必多矣。”

陘山之事

陘山之事，赵且与秦伐齐。齐惧，令田章以阳武合于赵，而以顺子为质。赵王喜，乃案兵，告于秦曰：“齐以阳武赐弊邑，而纳顺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

秦王使公子他之赵，谓赵王曰：“齐与大国救魏而倍约，不可信恃，大国弗义，以告弊邑，而赐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齐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请益甲四万，大国裁之！”

苏代为齐献书穰侯曰：“臣闻往来者之言曰；‘秦且益赵甲四万人以伐齐。’臣窃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计，穰侯智而习于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人以伐齐。’是何也？夫三晋相结，秦之深仇也。三晋百背秦，百欺秦，不为不信？不为无行？今破齐以肥赵，赵，秦之深仇，不利于秦，一也。秦之谋者必曰；‘破齐弊晋，而后制晋楚之胜。’夫齐，罢国也，以天下击之，譬犹以千钧之弩溃痈也。秦王安能制晋、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则晋楚不信；多出兵，则晋楚为制于秦；齐恐，则必不走于秦，且走晋楚。三也。齐割地以实晋楚，则晋楚安；齐举兵而为之顿剑，则秦反受兵。四也。是晋楚以秦破齐，以齐破秦，何晋楚之智而齐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齐以安之，亦必无患矣。秦有安邑，则韩魏必无上党哉！夫取三晋之肠胃，与出兵而惧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窃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计，穰侯智而习于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人以伐齐矣。’”

秦宣太后爱魏丑夫

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子患之。

庸芮为魏子说太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乃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卷五秦三

薛公为魏谓魏冉

薛公为魏谓魏冉曰：“文闻秦王欲以吕礼收齐，以济天下，君必轻矣。齐、秦相聚以临三晋，礼必并相之，是君收齐以重吕礼也。齐免于天下之兵，其仇君必深。君不如劝秦王令弊邑卒攻齐之事。齐破，文请以所得封君。齐破晋强，秦王畏晋之强也，必重君以取晋；齐予晋弊邑，而不能支秦，晋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齐以为功，挟晋以为重也。破齐定封，而秦晋皆重君，若齐不破，吕礼复用，子必大穷矣。”

秦客卿造谓穰侯

秦客卿造谓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数年矣。攻齐之事成，陶为万乘，长小国，率以朝天子，天下必听，五伯之事也；攻齐不成，陶为邻恤，而莫之据也。故攻齐之于陶也，存亡之机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谓燕相国曰；‘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舜虽贤，不遇尧也不得为天子；汤、武虽贤，不当桀、纣不王；故以舜、汤、武之贤，不遭时，不得帝王。今攻齐，此君之大时也已！因天下之力，伐仇国之齐，报惠王之耻，成昭王之功，除万世之害，此燕之长利，而君之大名也。《书》云：树德莫如滋，除害莫如尽。吴不亡越，越故亡吴；齐不亡燕，燕故亡齐。齐亡于燕，吴亡于越，此除疾不尽也。以非此时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从齐，齐、赵合，其仇君必深矣。挟君之仇以诛于燕，后虽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之，天下之从君也，若报父子之仇。诚能亡齐，封君于河南，为万乘，达途于中国，南与陶为邻，世世无患。愿君之专志于攻齐而无他虑也。’”

谓穰侯

谓穰侯曰：“为君虑封，莫若于陶，宋罪重，齐怒须。残伐乱宋，德强齐，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时也已！”

范雎至秦王庭迎

范雎至，秦王庭迎，谓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义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窃闵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范雎辞让。是日见范雎，见者无不变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请，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谢曰：“非敢然也！臣闻始时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说，而立为太师、载与俱归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于吕尚，卒擅天下，而身立为帝王。即使文王疏吕望而弗与深言，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也。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以陈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问而不对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不足以为臣耻。五帝之圣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贤而死，乌获之力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处必然之势，可以少有补于秦，此臣之所大愿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而昼伏，至于蒗水，无以饵其口，坐行蒲服，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阖庐为霸；使臣得进谋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是臣说之行也，臣何忧乎？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

被发而为狂，无益于殷、楚；使臣得同行于箕子、接舆，漆身可以补所贤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尽忠而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终身暗惑，无与照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

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僻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圈：先生，而存先王之庙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

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国，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战车千乘，奋击百万；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今反闭关而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国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王曰：“愿闻所失计。”雎曰：“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可亲，越人之国而攻，可乎？疏于计矣！昔者，齐人伐楚，战胜，破军杀将，再辟千里，肤寸之地无得者，岂齐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露，君臣之不亲，举兵而伐之，主辱军破，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借贼兵而赍盗食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远攻，不亦缪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则天下莫能害。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王曰：“寡人欲亲魏，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请问亲魏奈何？”范雎曰：“卑辞重币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赂之；不可，举兵而伐之。”于是举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请附。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变，为秦害者，莫大于韩。王不如收韩？”王曰：“寡人欲收韩，韩不听，为之奈何？”范雎曰：“举兵而攻荥阳，则成皋之路不通；北斩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兵不下；一举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魏韩见必亡，焉得不听？韩听，则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范雎曰：“臣居山东，闻齐之内有田单，不闻其王；闻秦之有太后、穰侯、泾阳、华阳、高陵，不闻其有王。夫擅国之谓王，能专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泾阳、华阳击断无讳，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者下，乃所谓无王已！然则权焉得不倾，而令焉得从王出乎？臣闻：善为国者，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裂诸侯，剖符于天下，征敌伐国，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国弊，御于诸侯；战败，则怨结于百姓，而祸归社稷。《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齿管齐之权，缩闵王之筋县之庙梁，宿昔而死；李兑用赵，减食主父，百日而饿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已！臣今见王独立于庙朝矣，且臣将恐后世之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

秦王惧，于是乃废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泾阳于关外。昭王谓范雎曰：“昔者齐公得管仲，时以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为父。”

秦攻韩

秦攻韩，围陉。范雎谓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能伤者，非秦弱在魏强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爱也。人主者，人臣之所乐为死也。攻人主之所爱，与乐死者斗，故十攻而弗能胜也。今王将攻韩围陉，臣愿王之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韩围陉，以张仪为言。张仪之力多，且削地而以自赎于王，几割地而韩不尽。张仪之力少，则王逐张仪，而更与不如张仪者市。则王之所求于韩者，尽可得也。”

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

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相应侯曰：“王勿忧也！请令废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

于是使唐雎载音乐，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会，相与饮。谓：“邯郸人谁来取者？”于是，其谋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与者，与之昆弟矣。“公与秦计功者，不问金之所之，金尽者功多矣。今令人复载五千金随公。”

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

秦攻邯郸

秦攻邯郸，十七月不下。庄谓王稽曰：“君何不赐军吏乎？”王稽曰：“吾与王也，不用人言。”庄曰：“不然！父之于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贵妻，卖爱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闾妪曰；‘其夕，某孺子内某士。’贵妻已去，爱妾已卖，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虽幸于王，不过父子之亲；军吏虽贱，不卑于守闾妪；且君擅主轻下之日久矣。闻“三人成虎，十夫揉椎，众口所移，毋翼而飞’。故曰：不如赐军吏而礼之。”王稽不听。军吏穷，果恶王稽、杜挚以反。

秦王大怒，而欲兼诛范雎，范雎曰：“臣，东鄙之贱人也，开罪于楚、魏，遁逃来奔。臣无诸侯之援、亲习之故，王举臣于羁旅之中，使职事，天下皆闻臣之身与王之举也。今遇惑或与罪人同心，而王明诛之，是王过举显于天下，而为诸侯所议也。臣愿请药赐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无过举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杀而善遇之。

蔡泽见逐于赵

蔡泽见逐于赵，而入韩、魏，遇夺釜鬲于涂。闻应侯任郑安平、王稽，皆负重罪，庆侯内惭，乃西入秦，将见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应侯，曰：“燕客蔡泽，天下骏雄弘辩之士也。彼一见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夺君位。”应侯闻之，使人召蔡泽。蔡泽入，则揖应侯。应侯固不快，及见之，又倨。应侯因让之，曰：“子常宣言代我相秦，岂有此乎？”对曰：“然。”应侯曰：“请闻其说。”蔡泽曰：“吁！何君见之晚也？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坚强，耳目聪明圣知，岂非士之所愿与？”应侯曰：“然。”蔡泽曰：“质仁秉义，行道施德于天下，天下怀乐敬爱，愿以为君王，岂不辩智之期与？”应侯曰：“然。”蔡泽复曰：“富贵显荣，成理万物，万物各得其所；生命寿长，终其年而不夭伤；天下继其统，守其业，传之无穷，名实纯粹，泽流千世，称之而毋绝，与天下终。岂非道之符而圣人所谓吉详善事

与？”应侯曰：“然。”泽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其卒亦可愿矣。“应侯知蔡泽之欲困己以说，复曰：“何为不可？夫公孙鞅事孝公，极身毋二，尽公不还私，信赏罚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旧交，虏魏公子卬，卒为秦禽将，破敌军，攘地千里；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大夫种事越王，害离困辱，悉忠而不解，主虽亡绝，尽能而不离，多功而不矜，贵富不骄怠。若此三子者，义之至，忠之节也。故君子杀身以成名，义之所在，身虽死，无憾悔。何为不可哉？”

蔡泽曰：“主圣臣贤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妇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知，不能存吴；申生孝，而晋惑乱。是有忠臣孝子，国家灭乱。何也？无明君贤父以听之。故天下以其君父为戮辱，怜其臣子。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圣，管仲不足大也。”于是应侯称善。

蔡泽得少间，因曰：“商君、吴起、大夫种，其为人臣，尽忠致功，则可愿矣。闳夭事文王，周公辅成王也，岂不亦忠乎？以君臣论之，商君、吴起、大夫种，其可愿郭与闳夭，周公哉？”应侯曰：“商君、吴起、大夫种不若也。”蔡泽曰：“然则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旧故，孰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应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泽曰：“主固亲忠臣，不过秦孝、越王、楚悼；君之为主，正乱、批患、折难、广地、殖谷、富国、足家、强主，威盖海内，功章万里之外，不过商君、吴起、大夫种。而君之禄位贵盛，私家之富，过于三子，而身不退，窃为君危之。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之常数也；进退、盈缩、变化，圣人之常道也；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会，有骄矜之色，畔者九国；吴王夫差无适于天下，轻请侯，凌齐、晋，遂以杀身亡国；夏育、太史启叱呼骇三军，然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功已成，遂以车裂。楚地持戟百万，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再战烧夷陵，南并蜀汉，又越韩、魏，攻强赵，北坑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流血成川，沸声若雷，使秦业帝。自是之后，赵、楚慑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势也。身所服者，七十余城。功已成矣，赐死于杜邮。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种为越王垦草创邑，辟地殖谷，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劲吴，成霸功。句践终棓而杀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祸至于此。此所谓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长为陶朱。君独不观不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口，又斩范、中行之途，栈道千里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如是不退，则商君、白公、吴起、大夫种是也！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而有乔松之寿。孰与以祸终哉？此则君何居焉？”应侯曰：“善。”乃延入坐，为上客。

后数日，入朝，言于秦昭王曰：“客新有从山东来者蔡泽，其人辩士。臣之见人甚众，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见，与语，大说之，拜为

客卿。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昭王强起应侯，应侯遂称笃，因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画，遂拜为秦相，东收周室。

蔡泽相秦王数月，人或恶之，惧诛，乃谢病归相印，号为刚成君。居秦十余年，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卒事始皇帝，为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质于秦。

卷六秦四

秦取楚汉中

秦取楚汉中，再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至邓，楚王引归。后三国谋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说薛公：“可发使告楚曰；‘今三国之兵且去楚，楚能应而共攻秦，虽蓝田，岂难得哉！况于楚之故地？’楚疑于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国之辞云，则楚之应之也必劝，是楚与三国谋出秦兵矣。秦为知之，必不救也。三国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秦愈不敢出。则是我离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发重使之楚，楚之应之果劝。于是三国并力攻楚，楚果告急于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胜有功。

三国攻秦

三国攻秦，入函谷。秦王谓楼缓曰：“三国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东而讲。”对曰：“割河东，大费也；免于国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问焉？”

王召公子池而问焉，对曰：“讲亦悔，不讲亦悔。”王曰：“何也？”对曰：“王割河东而讲，三国虽去，王必曰；‘惜矣！三国且去，吾特以三城从之。’此讲之悔也。王不讲，三国入函谷，咸阳必危，王又曰；‘惜也！吾爱三城而不讲。’此又不讲之悔也。”王曰：“钧吾悔也，宁亡三城而悔，无危咸阳而悔也。寡人决讲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讲于三国，三国之兵乃退。

秦昭王谓左右

秦昭王谓左右曰：“今日韩、魏，孰与始强？”对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齐，孰与孟尝、芒卯之贤？”对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尝芒卯之贤，帅强韩、魏之兵以伐秦，犹无奈寡人何也！今以无能之如耳、魏齐，帅弱韩、魏以攻秦，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

中期推琴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昔者六晋之时，智氏最强，灭破范、中行，帅韩、魏以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城不沉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韩康子御，魏桓子骖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绛水利以灌平阳。’魏桓子肘韩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蹑其踵。肘、足接于车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今秦之强，不能过智伯；韩、魏虽弱，尚贤在晋阳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时也，愿王之勿易也！”

楚魏战于陉山

楚、魏战于陉山。魏许秦以上洛，以绝秦于楚。魏战胜，楚败于南阳。

秦责赂于魏，魏不与。营浅谓秦王曰：“王何不谓楚王曰；‘魏许寡人以地，今战胜，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与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与秦地矣。是魏胜楚而亡地于秦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资矣。魏弱，若不出地，则王攻其南，寡人绝其西，魏必危。’”

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扬言与秦遇，魏王闻之，恐，效上洛于秦。

或为六国说秦王

或为六国说秦王曰：“土广不足以为安，人从不足以为强。若土广者安，

人众者强，则桀、纣之后将存！昔者，赵氏亦尝强矣。曰赵强可若？举左案齐，举右案魏。厌案万乘之国二，国千乘之宋也。筑刚平，卫无东野，刍牧薪采，莫敢窥东门。当是时，卫危于累卵。天下之士相从谋曰；‘吾将还其委质而朝于邯郸之君乎”’于是天下有称伐邯郸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复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齐太公闻之，举兵伐魏，壤地两分，国家大危。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天下乃释梁。郢威王闻之，寝不寐，食不饱，帅天下百姓以与申缚遇于泗水之上，而大败申缚。赵人闻之，至枝桑；燕人闻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际绝。齐战败不胜，谋则不得，使陈毛释剑掫委南听罪，西说赵，北於燕，内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齐释。于是夫积薄而为厚，聚少而为多，以同言郢威王于侧纣之间。臣岂以郢威王为政衰谋乱以至于此哉？郢为强，临天下诸侯，故天下乐伐之也。”

卷七秦五

谓秦王曰

谓秦王曰：“臣窃惑王之轻齐易楚而卑畜韩也！臣闻；‘王兵胜而不骄，伯主约而不忿。’胜而不骄，故能服世；约而不忿，故能从邻。今王广德魏、赵而轻失齐，骄也；战胜宜阳，不恤楚交，忿也。骄忿，非伯主之业也。臣窃为大王虑之而不取也！

“《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与终。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瑶残范、中行，围逼晋阳卒为三家笑；吴王夫差栖越于会稽，胜齐于艾陵，为黄池之遇，无礼于宋，遂与句践禽，死于干隧；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子死，身布冠而拘于秦。三者，非无功也，能始而不能终也。今王破宜阳，残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国，徙两周之疆，而世主不敢交阳侯之塞，取黄棘，而韩、楚之兵不敢进。王若能为此尾，则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为此尾，而有后患，则臣恐诸侯之君，河、济之士，以王为吴、智之事也！

“《诗》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也。今大王皆有骄色，以臣之心观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韩以拒秦，四国之兵敌，而未能复战也。齐、宋在绳墨之外以为权，故曰：先得齐、宋者伐秦。’秦先得齐、宋，则韩氏铄，韩氏铄，则楚孤而受兵矣。楚先得齐，则魏氏铄，魏氏铄，则秦孤而受兵矣。若随此计而行之，则两国者必为天下笑矣！”

秦王与中期争论

秦王与中期争论，不胜。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为中期说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适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纣，必杀之矣！”秦王因不罪。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馀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秦子异人质于赵，处于聊城。故往说之，曰：“子傒有承国之业，又有母在中；今子无母于中，外托于不可知之国，一日倍约，身为粪土。今子听吾计事，求归，可以有秦国。吾为子使秦，必来请子。”乃说秦王后弟阳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门下，无不居高尊位，太子门下无贵者。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于累卵，而不寿于朝生！说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贵千万岁，其宁于太山四维，必无危亡之患矣。”阳泉君避席曰：“请闻其说。”不韦曰：“王年高矣，王后无子。子傒有承国之业，士仓又辅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仓用事，王后之门，必生蓬蒿！子异人，贤材也，弃在于赵，无母于内，引领西望，而愿一得归。王后诚请而立之，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也。”阳泉君曰：“然。”入说王后，王后乃请赵而归之。

赵未之遣。不韦说赵曰：“子异人，秦之宠子也，无母于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赵，不顾一子以留计，是抱空质也。若使子异人归而得立，赵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为德讲。秦王老矣，一日晏驾，虽

有子异人，不足以结秦。”赵乃遣之。

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变其名

文信侯出走

文信侯出去，与司空马之赵，赵以为守相。秦下甲而攻赵。

司空马说赵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为尚书，习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习赵事，请为大王设秦、赵之战争，而亲观其孰胜。赵孰与秦大？曰：“不如。”“民孰与之众？”曰：“不如”“金钱粟孰与之富？”曰：“弗如。”“国孰与之治？”曰：“不如。”“相孰与之贤？”曰：“不如。”“将孰与之武？”曰：“不如。”“律令孰与之明”曰：“不如。”司空马曰：“然则大王之国百举而无及秦者，大王之国亡！”赵王曰：“卿不远赵，而悉教以国事，愿于因计。”司空马曰：“大王裂赵之半以赂秦，秦不接刃而得赵之半，秦必悦。内恶赵之守，外恐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却兵，赵守半国以自存。秦衔赂以自强，山东必恐；亡赵自危，诸侯必惧；惧而相救，而从事可成，臣请大王约从，从事成，则是大王名亡赵之半，实得山东以敌秦，秦不足亡！”赵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赵，赵赂以河间十二县，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赵之半以强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愿卿之更计。”司空马曰：“臣少为秦刀笔，以官长而守小官，未尝为兵首，请为大王悉赵兵以遇。”赵王不能将。司空马曰：“臣效愚计，大王不用，是臣无以事大王，愿自请。”

司空马去赵，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遗劳而问：“秦兵下赵，上客从赵来，赵事何如？”司空马言其为赵王计而弗用，赵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赵何时亡？”司空马曰：“赵将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杀武安君，不过半年。赵王之臣有韩仓者，以曲合于赵王，其交甚亲，其为人疾贤妒功臣。今国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

韩仓果恶之，王使人代。武安君至，使韩仓数之，曰：“将军战胜，王觞将军，将军为寿于前而捍匕首，当死？”武安君曰：“繓病钩，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惧死罪于前，故使工人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请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韩仓，状如振捆，缠之以布，“愿公入明之。”韩仓曰：“受命于王，赐将军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赐死，缩剑将自诛，乃曰：“人臣不得自杀宫中！”遇司马门，趣甚疾，出謈门也。右举剑将自诛，臂短，不能及，衔剑征之于柱自刺。

武安君死，五月赵亡。平原令见诸公，必为言之曰：“嗟嗞乎！司空马！”又以为司空马逐于秦，非不知也；去赵，非不肖也。赵去司空马而国亡。国亡者，非无贤人，不能用也。

卷八齐一

楚威王战胜于徐州

楚威王战胜于徐州，欲逐婴子于齐，婴子恐。张丑谓楚王曰：“王战胜于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于国，百姓为之用。婴子不善，而用申缚，申缚者，大臣与百姓弗为用，故王胜之也。今婴子逐，盼子必用，复整其士卒以与王遇，必不便于王也。”楚王因弗逐。

靖郭君谓齐王

靖郭君谓齐王曰：“五官之计，不可不日听也而数览也。”王曰：“日听一官，五日而厌之。”今与靖郭君。

邯郸之难

邯郸之难，赵求救于齐。田侯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邹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纶曰：“弗救，则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对曰：“夫魏氏兼邯郸，其于齐何利哉？”

田侯曰：“善。”乃起兵，曰：“军于邯郸之郊！”段干纶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郸，军于其郊，是赵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承魏之敝，是赵破而魏弱也。

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郸拔，齐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

田忌为齐将

田忌为齐将，系梁太子申，禽庞涓。孙子谓田忌曰：“将军可以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孙子曰：“将军无解兵而入齐。使彼罢弊老弱守于主。主者，循轶之途也，鐍击摩车而相过。使彼罢弊老弱守于主，必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然后背太山，左济，右天唐，军重踵高宛，使轻车锐骑冲雍门。若是，则齐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则将军不得入于齐矣！”田忌不听，果不入齐。

邹忌事宣王

邹忌事宣王，仕人众，宣王不悦；晏首贵而仕人寡，王悦之。邹忌谓宣王曰：“忌闻以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进仕者，以几何人？”宣王因以晏首雍塞之。

秦假道韩魏以攻齐

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与秦交和而舍，使者数相往来，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

候者言：“章子以齐入秦。”威王不应。顷之间，候者复言：“章子以齐兵降秦。”威王不应，而此者三。有司请曰：“言章子之败者，异人而同辞。王何不发将而击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为击之？”顷间，言：“齐兵大胜，秦军大败。”于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谢于齐。

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启得罪其父，其父杀之而埋马栈之下。吾使章子将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还，必更葬将军之母。’对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启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为人子而不欺死父，岂为人臣欺生君哉？”

苏秦为赵合从

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曰：“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

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中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不能当。今乃西面事秦，窃为大王羞之！

“且夫韩、魏之所以畏秦者，以与秦接界也。兵出而相当，不至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以亡随其后。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至卫阳晋之道，径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行，百人守险，千人不能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猲，高跃而不敢进。则秦不能害齐，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君臣之计过也。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臣固愿大王之少留计！”

齐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赵王之教诏之，敬奉社稷以从。”

张仪为秦连横说齐王

张仪为秦连横，说齐王曰：“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无过齐者。然而，为大王计者，皆为一时说而不顾万世之利。从人说大王者，必谓‘齐西有强赵，南有韩、魏，负海之国也。地广人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我何！”大王览其说，而不察其至实！夫从人朋党比周，莫不以从为可。臣闻之，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后，虽有胜名，而有亡之实，是何故也？齐大而鲁小。今赵之与秦也，犹齐之于鲁也。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而再胜秦。四战之后，赵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胜秦之名，而国破矣！是何故也？秦强而赵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妇，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魏郊河外，赵入朝黾池，割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驱韩、魏攻齐之南地，悉赵涉河关，指搏关，临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国一日被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愿大王熟计之。”

齐王曰：“齐僻陋隐居，托于东海之上，未尝闻社稷之长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请奉社稷以事秦。”献鱼盐之地三百于秦也。

卷九齐二

韩齐为与国

韩、齐为与国。张仪以秦、魏伐韩，齐王曰：“韩，吾与国也，秦伐之，吾将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谋过矣！不如听之。子哙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秦伐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赐我也。”王曰：“善。”乃许韩使者而遣之。

韩自以得交于齐，遂与秦战。楚、赵果遽起兵而救韩，齐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举燕国。

张仪事秦惠王

张仪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恶张仪曰：“仪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齐让又至。

张仪闻之，谓武王曰：“仪有愚计，愿效之王。”王曰：“奈何？”曰：“为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地。今齐王甚憎张仪，仪之所在，必举兵而伐之。故仪愿乞不肖身而之梁，齐必举兵而伐之。齐、梁之兵连于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王曰：“善。”乃具革车三十乘，纳入梁。

齐果举兵伐之，梁王大恐。张仪曰：“王勿患，请令罢齐兵。”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藉使之齐。

齐、楚之事已毕，因谓齐王：“王甚憎张仪，虽然，厚矣王之托仪于秦王也！”齐王曰：“寡人甚憎仪，仪之所在，必举兵伐之，何以托仪也？”对曰：“是乃王之托仪也！仪之出秦，因与秦王约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地。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举兵伐之；故仪愿乞不肖身而之梁，齐必举兵伐梁。梁、齐之兵，连于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是王业也！’秦王以为然，与革车三十乘而纳仪于梁。而果伐之，是王内自罢而伐与国，广邻敌以自临，而信仪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谓托仪也！”

王曰：“善。”乃止。

犀首以梁为齐战于承匡而不胜

犀首以梁为齐战于承匡而不胜。张仪谓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国！”梁王因相仪。仪以秦、梁之齐合横亲。犀首欲败，谓卫君曰：“衍非有怨于仪也，值所以为国者不同耳！君必解衍！”卫君为告仪，仪许诺，因与之参坐于卫君之前，犀首跪行，为仪千秋之祝。

明日，张子行，犀首送之，至于齐疆。齐王闻之，怒于仪，曰：“衍也吾仇，而仪与之俱，是必与衍鬻吾国矣！”遂不听。

秦攻赵长平

秦攻赵长平，齐、燕救之。秦计曰：“齐、燕救赵，亲则将退兵，不亲则且遂攻之。”

赵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苏秦谓齐王曰：“不如听之，以却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却。是秦之计中，而齐、燕之计过也！且赵之于燕、齐，隐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则明日及齐、楚矣。且夫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瓮，沃焦釜。夫救赵，高义也；却秦兵，显名也。义救亡赵，威却强秦兵，不务为此而务爱粟，则为国计者过矣！”

卷十齐三

楚王死

楚王死，太子在齐质，苏秦谓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东国？”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则是我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苏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谓其新王曰；‘与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吾将与三国共立之。’然则下东国必可得也。”

苏秦之事，可以请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东国；可以益割于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恶苏秦于薛公；可以为苏秦请封于楚；可以使人说薛公以善苏子；可以使苏子自解于薛公。

苏秦谓薛公曰：“臣闻‘谋泄者事无功，计不决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东国也。非亟得下东国者，则楚之计变，变则是君抱空质而负名于天下也。”薛公曰：“善。为之奈何？”对曰：“臣请君为之楚，使亟入下东国之地。楚得成，则君无败矣。”

薛公曰：“善。”因遣之。谓楚王曰：“齐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观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东国也。今王不亟入下东国，则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齐奉己。”楚王曰：“谨受命。”因献下东国。——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

谓薛公曰：“楚之势，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请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谒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闻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于楚。

谓太子曰：“齐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请割地以留太子，齐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资齐？齐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齐。楚王闻之，恐，益割地而献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

谓楚王曰：“齐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挟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权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齐无辞，必不倍于王也。王因驰强齐而为交，齐辞，必听王。然则是王去仇而得齐交也。”楚王大悦，曰：“请以国因！”——故曰可以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

谓太子曰：“夫剚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齐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见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图之！”太子曰：“谨受命。”乃约车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

苏秦使人请薛公曰：“夫劝留太子者，苏秦也。苏秦非诚以为君也。且以便楚也。苏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灭迹也。今劝太子者，又苏秦也。而君弗知，臣窃为君疑之！”薛公大怒于苏秦。——故曰可以使人恶苏秦于薛公也。

又使人谓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苏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苏秦也；割地固约者，又苏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苏秦也。今人恶苏秦于薛公，让其为齐薄而为楚厚也。愿王之知之！”楚王曰：“谨受命。”因封苏秦为武贞君。——故曰：“可以为苏秦请封于楚也。

又使景鲤请薛公曰：“君之所以重于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齐权也。今苏秦，天下之辩士也，世与少有。君因不善苏秦，则是围塞天下士，而不利说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苏秦，而于君之事殆矣！今苏秦善于楚王，而君不蚤亲，则是身与楚为仇也！故君不如因而亲之，贵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苏秦。——故曰可以为苏秦说薛公以善苏秦。

孟尝君在薛

孟尝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为齐使于荆，还反过薛。而孟尝君令人体貌而亲郊迎之。谓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忧，文无以复侍矣！”淳于髡曰：“敬闻命。”

至于齐，毕报。王曰：“何见于荆？”对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谓也？”对曰：“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之，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齐王和其颜色，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兴兵救之。

颠蹶之请，望拜之谒，虽得则薄矣。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岂用强力哉！

孟尝君舍人有与君之夫人相爱者

孟尝君舍人有与君之夫人相爱者。或以闻孟尝君，曰：“为君舍人，而内与夫人相爱，亦甚不义矣！君其杀之！”君曰：“睹貌而相悦者，人之情也。其错之。勿言也！”

居期年，君召爱夫人者而谓之曰：“子与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卫君与文布衣交，请具车马皮币，愿君以此从卫君游。”于卫甚重。

齐、卫之交恶，卫君甚欲约天下之兵以攻齐。是人谓卫君曰：“孟尝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闻齐、卫先君，刑马压羊，盟曰；‘齐、卫后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约天下之兵以攻齐，是足下倍先君盟约而欺孟尝君也。愿君勿以齐为心！君听臣则可；不听臣者，臣不肖也，臣辄以颈血湔足下衿！”卫君乃止。

齐人闻之，曰：“孟尝君可谓善为事矣，转祸为功！”

齐欲伐魏

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庐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齐王惧，谢将休士也。

国子曰

国子曰：“秦破马服君之师，围邯郸。齐、魏亦佐秦伐邯郸，齐取淄鼠，魏取伊是。公子无忌为天下循便计，杀晋鄙，率魏兵以救邯郸之围，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齐入于魏而救邯郸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国也；晋阳者，赵之柱国也；鄢郢者，楚之柱国也。故三国欲与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赵取晋阳，伐楚取鄢郢矣。福三国之君，兼二周之地，举韩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赵、魏，疏中国，封卫之东野，兼魏之河南，绝赵之东阳，则赵、魏亦危矣。赵、魏危，则非齐之利也。韩、魏、赵、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专兵一志以逆秦。三国之与秦壤界而患急，齐不与秦壤界而患缓，是以天下之势不得不事齐也。故秦得齐，则权重于中国，赵、魏、楚得齐，则足以敌秦。故秦、赵、魏，得齐者重，失齐者轻。齐有此势，不能以重于天下者，何也？其用者过也。”

卷十一齐四

齐人有冯谖者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

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后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冯谖署曰：“能。”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负之，未尝见也。”请而见之，谢曰：“文倦于事，憒于忧，而性㤼愚，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冯谖曰：“愿之。”

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

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说，曰：“诺！先生休矣！”

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

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谓惠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冯谖先驱，诫孟尝君曰：“千斤，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梁使三反，孟尝君固辞不往也。

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谢孟尝君，曰：“寡人不祥，被于宗庙之祟，沉于谄谀之臣，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冯谖诫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

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鲁仲连谓孟尝

鲁仲连谓孟尝：“君好士也？雍门养椒亦，阳得子养，饮食衣裘，与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于二公，而士未有为君尽游者也！”君曰：“文

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岂独不得尽？”对曰：“君之厩马百乘，无不被绣衣而食菽粟者，岂有骐麟、騄耳哉？后宫十妃，皆衣缟紵，食梁肉，岂有毛嫱、西施哉？色与马取于今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

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宣王使谒者延入。王斗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于王何如？”使者复还报，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请从。”

宣王因趋而迎之于门，与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庙，守社稷，闻先生直言正谏不讳。”王斗对曰：“王闻之过，斗生于乱世，事乱君，焉敢直言正谏？”宣王忿然作色，不说。有间，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说，曰：“寡人愚陋，守齐国，唯恐失坛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马，王亦好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当今之世无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无骐骥騄耳，王驷已备矣；世无东郭俊、卢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无毛嫱、西施，王宫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无士？”王曰：“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縠也。”王曰：“何谓也？”王斗曰：“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臣故曰不如爱尺縠也。”

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说，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问舍本而问末者耶？”乃进而问之曰：“齐有处士曰钟离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鳏寡，恤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苏秦自燕之齐

苏秦自燕之齐，见于章华东门。齐王曰：“嘻，子之来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王之问臣也卒，而患之所从生者微。今不听是恨秦也；听之，是恨天下也。不如听之以卒秦，勿庸称也以为天下。秦称之，天下听之，王亦称之。先后之事，帝名为无伤也。秦称之而天下不听，王因勿称，其于以收天下，此大资也。”

苏秦谓齐王

苏秦谓齐王曰：“齐、秦立为两帝，王以天下为尊秦乎？且尊齐乎？”王曰：“尊秦。”“释帝，则天下爱齐乎？且爱秦乎？”王曰：“爱齐而憎秦。”“两帝立，约伐赵，孰与伐宋之利也？”对曰：“夫约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宋之利。

故臣愿王明释帝以就天下，倍约傧秦，勿使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有济西，则赵之河东危；有阴、平陆，则梁门不启。故释帝而贰之以伐宋之事，则国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听，此汤、武之举也！敬秦以为名，而后使天下憎之，此所谓‘以卑易尊’者也。愿王之熟虑之也！”

卷十二齐五

苏秦说齐闵王

苏秦说齐闵王曰：“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成事者，寡矣！

“今虽干将莫邪，非得人力，则不能割刿矣；坚箭利金，不得弦机之利，则不能远杀矣。矢非不铦而剑非不利也，何则？权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赵氏袭卫，车舍人不休，傅卫国，城刚平。卫八门士而二门堕矣，此亡国之形也！卫君跣行告遡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剑，挑赵索战。邯郸之中鹜，河、山之间乱。卫得是藉也，亦收余甲而北面，残刚平，堕中牟之郭。卫非强于赵也，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藉力于魏而有河东之地。赵氏惧，楚人救赵而伐魏，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赵得是藉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沟，坠黄城。故刚平之残也，中牟之堕也，黄城之坠也，棘沟之烧也，此皆非赵、魏之欲也。然二国劝行之者，何也？卫明于时权之藉也。今世之为国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敌强，国罢而好众怨，事败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地狭而好敌大，事败而好长诈，行此六者而求伯，则远矣！

“臣闻善为国者，顺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后从于天下。故约不为人主怨，伐不为人挫强。如此，则兵不费，权不轻，地可广，欲可成也。昔者齐之与韩、魏伐秦、楚也，战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韩、魏也，然而天下独归咎于齐者，何也？以其为韩魏主怨也。且天下遍用兵矣，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秦、楚战韩、魏不休，而宋、越专用其兵。此十国者，皆以相敌为意，而独举心于齐者，何也？约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

“且夫强大之祸，常以王人为意也；弱小之殃，常以谋人为利也。是以大国危，小国灭也。大国之计莫若后起而重伐不义。夫后起之藉与多而兵劲，则事以众强适罢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则利必附矣。大国行此，则名号不攘而至，伯王不为而立矣。小国之情，莫如谨静而寡信诸侯，谨静，则四邻不反；寡信诸侯，则天下不卖。外不卖，内不反，则槟祸朽腐而不用，币帛矫蠹而不服矣。小国道此，则不祠而福矣，不贷而见足矣。

“故曰；‘祖仁者王，立义者伯，用兵穷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吴王夫差以强大为天下先，袭郢而栖越，身从诸侯之君，而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谋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祸也！昔者，莱、莒好谋，陈、蔡好诈，莒恃越而灭，蔡恃晋而亡。此皆内长诈、外信诸侯之殃也！由此观之，则强弱大小之祸，可见于前事矣。语曰；‘骐骥之衰也，驽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夫驽马、女子，筋骨力劲，非贤于骐骥、孟贲也，何则？后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与也不并灭，有而案兵而后起，寄怨而诛不直，微用兵而寄于义，则亡天下可跼足而须也。明于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约亲，不相质而固，不趋而疾，众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强而加以亲。何则？形同忧而兵趋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夫胡之与齐，非素亲也，而用兵又非约质而谋燕也，然而甚于相趋者，何也？则形同忧而兵趋利也。由此观之，约于同形则利长，后起则诸侯可趋役也。

“故明主察相，诚欲以伯王也为志，则战攻非所先。战者，国之残也，

而都县之费也。残费已先，而能从诸侯者，寡矣。彼战者之为残也，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输饮食而待死士，令折辕而炊之，杀牛而觞士，则是路军之道也。中人祷祝，君翳禳，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则此虚中之计也。夫战之明日，尸死扶伤，虽若有功也，军出费，中哭泣则伤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伤者空财而共药，完者内酺而华乐，故其费与死伤者钧。故民之所费也，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军之所出，矛戟折，镮弦绝，伤弩，破车，罢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养士之所窃，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天下有此再费者而能从诸侯，寡矣。攻城之费，百姓理襜蔽，举冲橹，家杂总，身窟穴，中罢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将不释甲，期数而能拔城者，为亟耳。上倦于教，士断于兵，故三下城而能胜敌者，寡矣。故曰彼战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瑶攻范、中行氏，杀其君，灭其国，又西围晋阳。吞兼二国而忧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国亡为天下笑者，何谓也？兵先战攻而灭二子患也。日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赵，南战于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杀其将。夫中山，千乘之国也，而敌万乘之国二，再战比胜，此用兵之上节也。然而国遂亡，君臣于齐者，何也？不啬于战攻之患也。由此观之，则战攻之败，可见于前事。

“今世之所谓善用兵者，终战比胜而守不可拔，天下称为善。一国得而保之，则非国之利也。臣闻战大胜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罢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残于内，而城郭露于境，则非王之乐也。今夫鹄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则善，不中则愧，少长贵贱则同心于贯之者，何也？恶其示人以难也。今穷战比胜而守必不拔，则是非徒示人以难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则天下仇之必矣。夫罢士露国而多与天下为仇，则明君不居也；素用强兵而弱之，则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则五兵不动而诸侯从，辞让而重赂至矣。故明君之攻战也，甲兵不出于军而敌国胜，冲橹不施而边城降，士民不知而王业至矣。彼明君之从事也，用财少，旷日远，而为利长者。故曰兵后起，则诸侯可趋役也。

“臣之所闻攻战之道，非师者，虽有百万之军，比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同；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故钟鼓竽瑟之音不绝，地可广而欲可成；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乏，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为尊，利制海内不为厚。故夫善为王业者，在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劳乱在天下，则王之道也。锐兵来则拒之，患至则趋之，使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见魏王，则臣请必北魏矣。’秦王许诺。卫鞅见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从十二诸侯，非宋、卫也，则邹、鲁、陈、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栢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东伐齐，则赵必从矣；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从矣。大王有伐齐、楚心，而从天下之志，则王业见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王说于卫鞅之言也，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游，从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于是齐、

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然后天下乃舍之。当是时，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卫鞅之始与秦王计也，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而魏将以禽于齐矣；冲橹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手秦矣。此臣之所谓比之堂上，禽将户内，拔城于尊俎之间，折冲席上者也。”

卷十三齐六

王孙贾年十五

王孙贾年十五，事闵王。王出走，失王之处。其母曰：“女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女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处，女尚何归？”王孙贾乃入市中，曰：“淖齿乱齐国，杀闵王，欲与我诛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与之诛淖齿，刺而杀之。

燕攻齐

燕攻齐，取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齐田单以即墨破燕，杀骑劫。

初，燕将攻下聊城，人或谗之。燕将惧诛，遂保守聊城，不敢归。田单攻之，岁余，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

鲁连乃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曰：“吾闻之，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齐，非勇也；功废名灭，后世无称，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计，勇士不怯死。今死生荣辱，尊卑贵贱，此其一时也。愿公之详计而无与俗同也！

“且楚攻南阳，魏攻平陆，齐无南面之心，以为亡南阳之害，不若得济北之利，故定计而坚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东面，横秦之势合，则楚国之形危。且弃南阳，断右壤，存济北，计必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齐无天下之规，与聊城共据期年之弊，即臣见公之不能得也。齐必决之于聊城，公无再计！

“彼燕国大乱，君臣过计，上下迷惑；栗腹以百万之众，五折于外，万乘之国，被围于赵，壤削主困，为天下戮。公闻之乎？今燕王方寒独立，大臣不足恃，国弊祸多，民心无所归。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能以见于天下矣！故为公计者，不如罢兵、休士、全车甲，归报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见公，如见父母，交游攘臂而议于世，功业可明矣。上辅孤主，以制群臣；下养百姓，以资说士。矮国革俗于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弃世，东游于齐乎？请裂地定封，富比陶、卫，世世称孤寡，与齐久存。此亦一计也。二者，显名厚实也，愿公熟计而审处一也！

“且吾闻效小节者，不能行大威；恶小耻者，不能立荣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钩，篡也；遗公子纠而不能死，怯也；束缚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乡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终穷抑，幽囚而不出，惭耻而不见，穷年没寿，不免为辱人贱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过，据齐国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邻国！曹沫为鲁君将，三战三北，而丧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离陈，计不顾后，出必死而不生，则不免为败军禽将！曹子以败军禽将，非勇也；功废名灭，后世无称，非知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与鲁君计也，曹子以为遭。齐桓公有天下，朝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劫桓公于坛位之上，颜色不变，而辞气不悖。三战之所丧，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动，诸侯惊骇，威信吴、楚，传名后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节、死小耻也，以为杀身绝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终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业与三王争流，名与天壤相敝也。公其图之！”

燕将曰：“敬闻命矣！”因罢兵到读而去。故解齐国之围，救百姓之死，

仲连之说也。

燕攻齐齐破

燕攻齐，齐破。闵王奔莒，淖齿杀闵王。田单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复齐墟。襄王为太子征，齐以破燕，田单之立疑，齐国之众，皆以田单为自立也。

襄王立，田单相之。过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单见其寒，欲使后车分衣，无可以分者，单解裘而衣之。襄王恶之，曰：“田单之施，将欲以取我国乎？不早图，恐后之。”左右顾无人，岩下有贯珠者，襄王呼而问之，曰：“女闻吾言乎？”对曰：“闻之。”王曰：“女以为何若？”对曰：“王不如因以为己善。王嘉单之善，下令曰；‘寡人忧民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寡人忧劳百姓，而单亦忧之，称寡人之意。’单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单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赐单牛酒，嘉其行。

后数日，贯珠者复见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单而揖之于庭，口劳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饥寒者收谷之。”乃使人听于闾里，闻丈夫之相与语，举曰：“田单之爱人！嗟，乃王之教泽也！”

濮上之事

濮上之事，赘子死，章子走。盼之谓齐王曰：“不如易余粮于宋，宋王必说，梁氏不敢过宋伐齐。齐固弱，是以余粮收宋也。齐国复强，虽复责之宋，可；不偿，因以为辞而攻之，亦可。”

齐以淖君之乱仇秦

齐以淖君之乱仇秦，其后秦欲取齐，故使苏涓之楚，令任固之齐。齐明谓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齐之甚也。其使涓来，以示齐之有楚，以资固于齐。齐见楚，必受固。是王之听涓也，适为固驱以合齐、秦也。齐、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来之辞，必非固之所以之齐之辞也。王不如令人以涓来之辞谩固于齐，齐、秦必不合。齐、秦不合，则王重矣。王欲收齐以攻秦，汉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齐，淮泗之间亦可得也。”

卷十四楚一

齐楚构难

齐、楚构难，宋请中立。齐急宋，宋许之。子象为楚谓宋王曰：“楚以缓失宋，将法齐之奇也。齐以急得宋，后将常急矣。是从齐而攻楚，未必利也。齐战胜楚，势必危宋；不胜，是以弱宋干强楚也。而令两万乘之国常以急求所欲，国必危矣！”

五国约以伐齐

五国约以伐齐。昭阳谓楚王曰：“五国已破齐，秦必南图。”楚王曰：“然则奈何？”对曰：“韩氏，辅国也，好利而恶难。好利，可营也；恶难，可惧也。我厚赂之以利，其心必营；我悉兵以临之，其心必惧我。彼惧吾兵而营我利，五国之事必可败也。约绝之后，虽勿与地，可。”

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韩见公仲，曰：“夫牛阑事，马陵之难，亲王之所见也。王苟无以五国用兵，请效列城五，请悉楚国之众也，以图于齐。”齐之反赵、魏之后，而楚果弗与地，则五国之事困也。

荆宣王问群臣

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于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江乙说于安陵君

江乙说于安陵君曰：“君无咫尺之地，骨肉之亲，处尊位，受厚禄，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抚委而服，何以也？”曰：“王过举而已。不然，无以至此！”

江乙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宠臣不敝轩。今君擅楚国之势，而无以深自结于王，窃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则奈何？”江乙曰：“愿君必请从死，以身为殉。如是，必长得重于楚国。”曰：“谨受令。”

三年而弗言。江乙复见曰：“臣所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计，臣请不敢复见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间也！”于是，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云霓，兕虎嗥之声若雷霆。有狂兕嗥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壹发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行而进曰：“臣入则编席，出则陪乘。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王大说，乃封坛为安陵君。

君子闻之，曰“江乙可谓善谋，安陵君可谓知时矣。”

郢人有狱三年不决者

郢人有狱三年不决者，故令请其宅以卜其罪。客因为之谓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愿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当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辞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谓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为以故与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谓而不得，有说色，非故如何也？”

韩公叔有齐魏

韩公叔有齐、魏，而太子有楚、秦以争国。郑申为楚使于韩，矫以新城、阳人予太子。楚王怒，将罪之。对曰：“臣矫予之，以为国也。臣为太子得新城、阳人，以与公叔争国而得之，齐、魏必伐韩。韩氏急必悬命于楚，又何新城、阳人之敢求？太子不胜，然而不死，今将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

“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而大王不与秦，秦下甲兵，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于秦。韩入臣，魏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魏攻其北，社稷岂得无危哉？且夫约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骤举兵，此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后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者，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祸，无及为已！是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

“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汗马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竟陵已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举甲出之武关，南面而攻，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恃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恃弱国之救，而忘强秦之祸，此臣之所以为大王之患也。

且大王尝与吴人五战三胜而亡之，陈卒尽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闻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于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窃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于函谷关十五年以攻诸侯者，阴谋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尝与秦构难，战于汉中，楚人不胜，通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遂亡汉中。楚王大怒，兴师袭秦，战于蓝田，又却。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韩、魏以全制其后，计无危于此者矣。是故愿大王熟计之也！

“秦下兵攻卫、阳晋，必开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约从亲坚者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夫以一诈伪反覆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

“今秦之与楚也，接境壤界，固形亲之国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秦太子入质于楚，楚太子入质于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家之都，以为汤沐之邑；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击。臣以为计无便于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献书大王之从车下风，须以决事。”

楚王曰：“楚国僻陋，托东海之上；寡人年幼，不习国家之长计。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闻之，敬以国从。”乃遣使车百乘，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

张仪相秦

张仪相秦，谓昭雎曰：“楚无鄢、郢、汉中，有所更得乎？”曰：“无有。”曰：“无昭过、陈轸，有所更得乎？”曰：“无所更得。”张仪曰：“为仪谓楚王逐昭过、陈轸，请复鄢、郢、汉中。”昭雎归报楚王，楚王说之。

有人谓昭过曰：“甚矣，楚王不察于争名者也！韩求相工陈籍而周不听，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听，何以也？周曰；‘是列县畜我也。’今楚，万乘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主也。今仪曰‘逐君与陈轸’，而王听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仪重于韩、魏之王也。且仪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贵富者，魏也。欲为攻于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绝其交，内逐其谋臣。陈轸，夏人也，习于三晋之事，故逐之，则楚无谋臣矣；今君能用楚之众，故亦逐之，则楚众不用矣。此所谓内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见臣于王，请为王使齐交不绝。齐交不绝，仪闻之，其效鄢、郢、汉中必缓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问于莫敖子华

威王问于莫敖子华曰：“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谷之身，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莫敖子华对曰：“如华，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于大夫，无所闻之？”莫敖子华对曰：“君王将何问者也？彼有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有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有断脰决腹，壹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有劳其身，愁其志，以忧社稷者；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将何谓也？”

莫敖子华对曰：“昔令尹子文，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朝不谋夕，无一月之积。故彼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叶公子高身获于表薄，而财于柱国；定白公之祸，宁楚国之事；恢先君以掩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于诸侯。当此之时也，天下莫敢以兵南乡；叶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叶公子高是也。昔者，吴与楚战于柏举，两御之间，夫卒交。莫敖大心抚其御之手，顾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国亡之日至矣！吾将深入吴军，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与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几乎！故断脰决腹，壹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吴与楚战于柏举，三战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属，百姓离散。棼冒勃苏曰；‘吾被坚执锐，赴强敌而死，此犹一卒也，不若奔诸侯。’于是赢粮潜行，上峥山，逾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崔立不转，昼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浆无入口，瘨而殚闷，旄不知人。秦王闻而走之，冠带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苏乃苏。秦王身问之；‘子孰谁也？’棼冒勃苏对曰；‘臣非异，楚使新造势棼冒勃苏。吴与楚人战于柏举，三战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属，百姓离散。使下臣来告亡，且求救。’秦王顾令之起；‘寡人闻之，万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谓也！’逐出革车千乘，卒万人，属之子满与子虎，下塞以东，与吴人战于浊水而大败之，亦闻于遂浦。故劳其身，愁其思，以忧社稷者，棼冒勃苏是也。吴与楚战于柏举，三战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属，百姓离散。蒙谷给斗于宫唐之上，舍斗奔郢，曰；‘若有孤，楚国社稷其庶几乎！”遂入大宫，负离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比蒙谷之功，多与存国相若。封之执圭，田六百畛。蒙谷怒曰；‘谷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岂患无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至今无胄。故不

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蒙谷是也。”

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华对曰：“昔者，先君灵王好小要，楚士约食冯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恶，就而不避。章闻之；‘其君好发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诚好贤，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卷十五楚二

魏相翟强死

魏相翟强死。为甘茂谓楚王曰：“魏之几相者，公子劲也。劲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则楚轻矣。故王不如与齐约，相甘茂于魏。齐王好高人以名，今为其行人请魏之相，齐必喜。魏氏不听，交恶于齐；齐、魏之交恶，必争事楚。魏氏听，甘茂与樗里疾，贸首之仇也，而魏、秦之交必恶，又交重楚也。”

四国伐楚

四国伐楚，楚令昭雎将以距秦。楚王欲击秦，昭雎不欲。桓臧为昭雎谓楚王曰：“雎战胜，三国恶楚之强也，恐秦之变而听楚也，必深攻楚以劲秦；秦王怒于战不胜，必悉起而击楚。是王与秦相罢而以利三国也。战不胜秦，秦进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战。秦王恶与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赵、魏不敢不听，三国可定也。”

秦败楚汉中

秦败楚汉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腾为楚谓秦王曰：“王挟楚王而与天下攻楚，则伤行矣；不与天下共攻之，则失利矣。王不如与之盟而归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背盟，王因与三国攻之，义也。”

女阿谓苏子

妇阿谓苏子曰：“秦栖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归，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谓太子曰；‘苏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务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苏子，苏子必且为太子入矣。’”苏子乃令人谓太子，太子复请善于苏子。

卷十六楚三

苏秦之楚

苏秦之楚，三日，乃得见乎王。谈卒，辞而行。楚王曰：“寡人闻先生，若闻古人；今先生乃不远千里而临寡人，曾不肯留。愿闻其说。”对曰：“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闻命矣。”

楚王逐张仪于魏

楚王逐张仪于魏。陈轸曰：“王何逐张子？”曰：“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无以为臣；不信，王勿与为约。且魏臣不忠不信，于王何伤？忠且信，于王何益？逐而听则可，若不听，是王令困也。且使万乘之国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张仪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张仪，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张仪，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齐。桓臧为雎谓楚王曰：“横亲之不合也，仪贵惠王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仪走，公孙郝、甘茂贵。甘茂善魏，公孙郝善韩，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韩、魏。韩、魏之重仪，仪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仪困秦而雎收楚，韩、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二人将收韩、魏，轻仪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复雎而重仪于韩、魏。仪据楚势，挟魏重，以与秦争。魏不合秦，韩亦不从，则方城无患。”

陈轸告楚之魏

陈轸告楚之魏。张仪恶之于魏王曰：“轸犹善楚，为求地甚力。”左爽谓陈轸曰：“仪善于魏王，魏王甚信之。公虽百说之，犹不听也。公不如以仪之言为资，而得复楚。”陈轸曰：“善。”因使人以仪之言闻于楚。楚王喜，欲复之。

唐且见春申君

唐且见春申君曰：“齐人饰身修行得为益，然臣羞而不学也。不避绝江河，行千余里来，窃慕大君之义，而善吾之业。臣闻之；‘贲、诸怀锥刃而天下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称美。’今君相万乘之楚，御中国之难，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枭棋之所以能为者，以散棋佐之也。夫一枭之不胜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为天下枭，而令臣等为散乎？”

第十七楚四

或谓楚王

或谓楚王曰：“臣闻从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愿大王听之也。夫因诎为信，奋患有成，勇者义之；摄祸为福，裁少为多，知者官之。夫报报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祸与福相贯，生与亡为邻。不偏于死，不偏于生，不足以载大名；无所寇艾，不足以横世。夫秦捐德绝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横人𥧌口利机，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举而私取利。是以国权轻于鸿毛，而积祸重于丘山。”

庄辛谓楚襄王

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祆祥乎？”庄辛曰：“臣诚见其必然者也，非敢以为国祆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矣！臣请辟于赵，淹留以观之。”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

襄王流掩于城阳，于是使人发驺，征庄辛于赵。庄辛曰：“诺。”庄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

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见免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

“王独不见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俯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饴胶丝，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食也。晴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俯啄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将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类为招，昼游乎茂树，夕调乎酸咸。倏忽之间，坠于公子之手。

“夫黄雀其小者也，黄鹄因是以！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鳝鲤，仰啮蔭衡，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射者方将修其碆卢，治其缯缴，将加己乎百仞之上，被𥧌蟠，引微缴，折清风而抗矣。故昼游乎江湖，夕调乎鼎鼐。

“夫黄鹄其小者也，蔡圣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

“蔡圣侯之事，其小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而载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己乎黾塞之外。”

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于是乃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

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

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杀。

汗明见春申君

汗明见春申君，候问三月而后得见。谈卒，春申君大说之。汗明欲复谈，春申君曰：“仆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焉，曰：“明愿有问君而恐固，不审君之圣孰与尧也？”春申君曰：“先生过矣，臣何足以当尧！”汗明曰；“然则君料臣孰与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请为君终言之。君之贤实不如尧，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贤舜事圣尧，三年而后乃相知也。今君一时而知臣，是君圣于尧，而臣贤于舜也。”

春申君曰：“善。”召门吏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见。汗明曰：“君亦闻骥乎？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胕湛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纫衣以幂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今仆之不肖，阨于州部，堀穴穷巷、沉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独无意湔拔仆也，使得为君高鸣屈于梁乎？”

虞卿谓春申君

虞卿谓春申君：“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为主君虑封者，莫如远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后不免杀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后王夺之。公孙鞅功臣也，冉子亲姻也，然而不免夺、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于齐，邵公奭封于燕，为其远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赵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赵，践乱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时也！”

君曰：“所道攻燕，非齐则魏。魏、齐新怨楚，楚虽欲攻燕，将道何哉？”对曰：“请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对曰：“臣请到魏而使所以信之。”乃谓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无敌！乃且攻燕。”魏王曰：“乡也子云‘天下无敌’，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对曰：“今谓马多力则有矣，若曰胜千钧则不然者，何也？夫千钧非马之任也。今谓楚强大则有矣，若越赵、魏而斗兵于燕，则岂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为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强魏也。其于王孰便也？”

卷十八赵一

知伯从韩魏兵以攻赵

知伯从韩、魏兵以攻赵，围晋阳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郄疵谓知伯曰：“韩、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而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没者三板，臼灶生蛙，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韩、魏之君无喜志而有忧色，是非反如何也？”

明日，知伯以告韩、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韩、魏之君曰：“夫胜赵而三分其他，城今且将拔矣，夫二家虽愚，不弃美利于前，背信盟之约，而为危难不可成之事，其势可见也。是疵为赵计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于攻赵也。今君听谗臣之言，而离二主之交，为君惜之！”趋而出。郄疵谓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韩、魏之君为？”知伯曰：“子安知之？”对曰：“韩、魏之君视疵端而趋疾。”

郄疵知其言之不听，请使于齐，知伯遣之。韩、魏之君果反矣。

张孟谈既固赵宗

张孟谈既固赵宗，广封疆，发五百，乃称简之途，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国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约两：主势能制臣，无令臣能制主。故贵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今臣之名显而身尊，权重而众服，臣愿捐功名、去权势以离众。”

襄子恨然曰：“何哉？吾闻辅主者名显，功大者身尊，任国者权重，信忠在己而众服焉。此先圣之所以集国家安社稷乎，子何为然？”张孟谈对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谓，持国之道也。臣观成事，闻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权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君若弗图，则臣力不足。”怆然有决色。

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谓之曰：“晋阳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对曰：“死僇。”张孟谈曰：“左司马见使于国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从事。”乃许之。张孟谈便厚以便名，纳地释事以去权尊，而耕于负亲之丘。故曰“贤人之行，明主之政也”。

耕三年，韩、魏、齐、燕负亲以谋赵，襄子往见张孟谈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赵氏分则多十城，而今诸侯复来孰谋我，为之奈何？”张孟谈曰：“君其负剑而御臣以之国，舍臣于庙，授吏大夫，臣试计之。”君曰：“诺。”张孟谈乃行，其妻之楚，长子之韩。次子之魏，少子之齐。四国疑而谋败。

魏文侯借道于赵攻中山

魏文侯借道于赵攻中山，赵侯将不许。赵利曰：“过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则魏必罢，罢则赵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赵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赵也，君不如许之。许之大劝，彼将知君利之也，必辍。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腹击为室而钜

腹击为室而钜，荆敢言之。主谓腹子曰：“何故为室之钜也？”腹击曰：“臣，羁旅也，爵高而禄轻，宫室小而帑不众。主虽信臣，百姓皆曰；‘国有大事，击必不为用。’今击之钜宫，将以取信于百姓也。”主君曰：“善。”

赵收天下

赵收天下，且以伐齐。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曰：“臣闻古之贤君，德行非施于海内也；教顺慈爱，非布于万民也；祭祀时享，非当于鬼神也。甘露降，风雨时至，农夫登，年谷丰盈，众人喜之，而贤主恶之。今足下功力非数痛加于秦国，而怨毒积恶非曾深凌于韩也。臣窃外闻大臣及下吏之议，皆言主前专据，以秦为爱赵而憎齐。臣窃以事观之，秦岂得爱赵而憎齐哉？欲亡韩吞两周之地，故以齐为饵，先出声于天下，欲邻国闻而观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赵、魏；恐天下之惊觉，故微韩以贰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质以为信。声德于与国，而实伐郑韩。臣窃观其图之也，议秦以谋计必出于是。

“且夫说士之计皆曰：‘韩亡三川，魏灭晋国，恃韩未穷，而祸及于赵。’且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又有势同而患异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尽韩之河南，距沙丘，而至巨鹿之界三百里，距于扞关，至于榆中千五百里。秦尽韩、魏之上党，则地与国都邦属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军强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郸二十里。且秦以三军攻王之上党而危其北，则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鲁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于燕之唐、曲吾，此代马胡驹不东，而昆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宝者，又非王之有也。今从于强秦国之伐齐，臣恐其祸出于是矣。昔者五国之王，尝合横而谋伐赵，参分赵国壤地，著之盘盂，属之雠柞。五国之兵有日矣，齐乃西师以禁秦国，使秦废令，素服而听，反温、枳、高平于魏，反三公、什清于赵，此王之明知也。夫齐事赵，宜正为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后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齐，天下必以王为义；齐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则齐义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齐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于王已。臣愿大王深与左右群臣卒计而重谋，先事成虑而熟图也！”

苏秦为赵王使于秦

苏秦为赵王使于秦，反，三日不得见。谓赵王曰：“秦乃者过柱山，有两木焉，一盖呼侣，一盖哭。问其故，对曰；‘吾已大矣，年已长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绳墨案规矩刻镂我。’一盖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铁钻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于秦而三日不见，无有谓臣为铁钻者乎？”

甘茂为秦约魏

甘茂为秦约魏，以攻韩宜阳，又北之赵。泠向谓强国曰：“不如令赵拘甘茂，勿出，以与齐、韩、秦市。齐王欲求救宜阳，必效县狐氏；韩欲有宜阳，必以路、涉、端氏赂赵；秦王欲得宜阳，不爱名宝。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孙赫、樗里疾。”

赵王封孟尝君以武城

赵王封孟尝君以武城，孟尝君择舍人以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语岂不曰：‘借车者驰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对曰：“有之。”孟尝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车者，非亲友，则兄弟也。夫驰亲友之车，被兄弟之衣，文以为不可。今赵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愿大夫之往也，毋伐树木，毋发屋室，訾然使赵王悟而知文也！谨使可全而归之。”

卷十九赵二

苏秦从燕之赵

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说赵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贤大王之行义，皆愿奉教陈忠于前之日久矣。虽然，奉阳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客游谈之士，无敢进忠于前者。今奉阳君捐馆舍，大王乃今然后得与士民相亲，臣故敢献其愚，效愚忠。为大王计，莫若安民无事，请无庸有为也。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请言外患：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谋人之主，伐人之国，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愿大王慎无出于口也。请屏左右，白言所以异，阴阳而已矣。大王诚能听臣，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齐必致海隅渔盐之地；楚必致橘柚云梦之地；韩、魏皆可使致封地汤沐之邑；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实，五伯之所以覆军禽将而求也；封侯贵戚，汤、武之所以放杀而争也。今大王垂拱而两有之，是臣之所以为大王愿也。

“大王与秦，则秦必弱韩、魏；与齐，则齐必弱楚、魏。魏弱则割河外；韩弱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楚弱则无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计也。夫秦下轵道则南阳动，劫韩包周则赵自销铄，据卫取淇则齐必入朝。秦欲已得行于山东，则必举甲而向赵。秦甲涉河逾漳据番吾，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此臣之所以为大王患也！

“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甲而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秦之攻韩、魏也，则不然，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蚕食之，傅之国都而止矣。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韩、魏臣于秦，秦无韩、魏之隔，祸必中于赵矣。此臣之所以为大王患也！

“臣闻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卒不过三千人，车不过三百乘，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敌国之强弱，内度其士卒之众寡、贤与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节，固已见于胸中矣。岂掩于众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见破于秦，西面而事之，见臣于秦！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横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与秦成。与秦成，则高台榭，美宫室，听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轩辕，后有长姣，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与其忧。是故横人日夜务以秦权恐猲诸侯，以求割地。愿大王之熟计之也！

“臣闻明王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故尊主广地强兵之计，臣得陈忠于前矣。故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六国从亲以傧畔秦，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刑白马以盟之。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食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出锐师以佐之。

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渤海，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先背约者，五国共伐之。’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如是，则伯业成矣。”

赵王曰：“寡人年少，莅国之日浅，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诸侯，寡人敬以国从。”乃封苏秦为武安君，饰车百乘，黄金千镒，白璧百双，锦绣千纯，以约诸侯。

武灵王平昼闲居

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待坐，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动有明古先世之功；为人臣者，穷有弟长辞让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业，启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

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愚者闇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乐，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贤者戚焉。世有顺我者，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

王遂胡服，使王孙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将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听于亲，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谊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故明德在于论贱，行政在于信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而乐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后德且见也。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以辅公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寡人愿募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谒之，叔请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

使者报王，王曰：“吾固闻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鲲冠秫缝，大吴之国也。礼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知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

楼烦、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非社稷之神灵，即鄗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非寡人所望于子！”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议，敢道世俗之间。今欲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令！”再拜，乃赐胡服。

赵文进谏曰：“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政之经也；愚者陈意而知者论焉，教之道也；臣无隐忠，君无蔽言，国之禄也。臣虽愚，愿竭其忠。”王曰：“虑无恶扰，忠无过罪，子其言乎！”赵文曰：“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与论心；拘于俗之众，不足与致意。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动，循法无私，民之职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释之！”

赵造谏曰：“隐忠不竭，奸之属也；以私诬国，贼之类也。犯奸者身死，贼国者族宗。此两者，先圣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虽愚，愿尽其忠，无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讳，忠也；上无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赵造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王曰：“古今之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吴、越无俊民也。是以圣人利身之谓服，便事之谓教，进退之谓节，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故圣与俗流，贤与变俱。谚曰；‘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赵燕后胡服

赵燕后胡服，王令让之，曰：“事主之行，竭意尽力，微谏而不讳，应对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为名。子道顺而不拂，臣行让而不争。子用私道者，家必乱；臣用私义者，国必危。反亲以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独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从政为累，以逆主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亲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

赵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贱臣，臣以失令过期，更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循衣服以待今日！”

王破原阳

王破原阳，以为骑邑。牛赞进谏曰：“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

失经则弱。今王破原阳以为骑邑，是变籍而弃经也！且习其兵者轻其敌；便其用者易其难。今民便其用而王变之，是损君而弱国也！故利不百者不变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骑射，臣恐其攻获之利，不如所失之费也！”

王曰：“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人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阴阳之宜。故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昔者，先君襄主，与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无穷之门’，所以昭后而期远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吾闻‘信不弃功，知不遗时’，今子以官府之籍乱寡人之事，非子所知！”

牛赞再拜稽首曰：“臣敢不听令乎！王遂胡服，率骑入胡，出于“遗遗之门”，逾九限之固，绝五陉之险，至榆中，辟地千里。

卷二十赵三

赵惠文王三十年

赵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单问赵奢曰：“吾非不说将军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独将军之用众。用众者，使民不得耕作，粮食挽赁，不可给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单之所为也！单闻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今将军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此单之所不服也。”

马服曰：“君非徒不达于兵也，又不明其时势。夫吴干之将，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今以三万之众而应强国之兵，是薄柱击石之类也。且夫吴干将之剑材，难夫毋脊之厚，而锋不入；无脾之薄，而刃不断。兼有是两者，无钩罕镖蒙须之便，操其刃而刺，则未入而手断。君无十余二十万之众而为此钩镖蒙须之便，而徒以三万行于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才；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万，距此奚难哉？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即君之齐已！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今者，齐、韩相方而国围攻焉，岂有敢曰我其以三万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也，君将以此何之？”

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单不至也！”

赵使机郝之秦

赵使机郝之秦，请相魏冉。宋突谓机郝曰：“秦不听，楼缓必怨公，公不若阴辞楼子，曰；‘请无急秦王。’秦王见赵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听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齐破燕

齐破燕，赵欲存之。乐毅谓赵王曰：“今无约而攻齐，齐必仇赵，不如请以河东易燕地于齐。赵有河北，齐有河东，燕、赵必不争矣。是二国亲也。以河东之地强齐，以燕、以赵辅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齐，是因天下以破齐也。”王曰：“善。”乃以河东易齐。楚、魏憎之，令昭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

平原君请冯忌

平原君请冯忌曰：“吾欲北伐上党，出兵攻燕，何如？”冯忌对曰：“不可！夫以秦将武安君公孙起乘七胜之威，而与马服之子战于长平之下，大败赵师，因以其馀兵围邯郸之城。赵以亡败之馀众，收破军之敝守，而秦罢于邯郸之下。赵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难而守者易也。今赵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长平之祸也。今七败之祸未复，而欲以罢赵攻强燕，是使弱赵为强秦之所以攻，而使强燕为弱赵之所以守。而强秦以休兵承赵之敝。此乃强吴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见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秦攻赵平原君使人请救于魏

秦攻赵，平原君使人请救于魏，信陵君发兵至邯郸城下，秦兵罢。虞卿为平原君请益地，谓赵王曰：“夫不斗一卒，不顿一戟，而解二国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赵王曰：“善。”将益之地。

公孙龙闻之，见平原君曰：“君无覆军杀将之功，而封以东武城，赵国豪杰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为相国者，以亲故。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

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一解国患，欲求益也，是亲戚受封而国人计功也。为君计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谨受令！”乃不受封。

秦围赵之邯郸

秦围赵之邯郸。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荡阴不进。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曰：“秦所以急围赵者，前与齐闵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以齐敌。今齐闵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

此时鲁仲连适游赵，会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矣？”平原君曰：“胜也何敢言事！百万之众折于外，今又内围邯郸而不去。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鲁仲连曰：“始吾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平原君曰：“胜请为召而见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见辛垣衍，曰：“东国有鲁连先生，其人在此，胜请为绍介而见之于将军。”辛垣衍曰：“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仲连先生也。”平原君曰：“胜已泄之矣。”辛垣衍许诺。

鲁仲连见辛垣衍而无言。辛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视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鲁仲连曰：“世以鲍焦无从容而死者，皆非也。今众人不知，则为一身。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以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鲁仲连曰：“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则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则吾请以从矣；若乃梁，则吾乃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耶？”鲁连曰：“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辛垣衍曰：“秦称帝之害将奈何？”鲁仲连曰：“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故生则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独未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智不若耶？畏之也！”鲁仲连曰：“然梁之比于秦，若仆耶？”辛垣衍曰：“然。”鲁仲连曰：“然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悦，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鲁仲连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于牖里之库，百日而欲舍之死。曷为与人俱称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齐闵王将之鲁，夷维子执策而从，谓鲁人曰；‘子将何以待吾君”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维子曰；‘子安取礼而来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诸侯辟舍，纳于筦键，摄衽抱几，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退而听朝也。’鲁人投其籥，不果纳，不得入于鲁。将之薛，假涂于邹。当是时，邹君死，闵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柩，设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故不敢入于邹，邹、鲁

之臣，生则下得事养，死则不得饭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之臣，不果纳。今秦万乘之国，梁亦万乘之国，俱据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也。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

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秦军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郑同北见赵王

郑同北见赵王。赵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郑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间！虽然，王致之于前，安敢不对乎？臣少之时，亲尝教以兵。”赵王曰：“寡人不好兵”

郑同因抚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固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尝以兵说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许由乎？许由无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传，欲宗庙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随侯之珠，持丘之环，万金之财，特宿于野，内无孟贲之威、荆庆之断，外无弓弩之御，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强贪之国，临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则不可，说以义则不听，王非战国守圉之具，其将何以当之？王若无兵，邻国得志矣。”

赵王曰：“寡人请奉教。”

卫灵公近雍疽弥子瑕

卫灵公近雍疽、弥子瑕。二人者，专君之势以蔽左右。复涂侦谓君曰：“昔日臣梦见君。”君曰：“子何梦？”曰：“梦见灶君。”君忿然作色，曰：“吾闻梦见人君者梦见日，今子曰梦见灶君而言君也。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对曰：“日，并烛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灶则不然，前人之炀，则后之人无从见也。今臣疑人之有炀于君者也，是以梦见灶君。”

君曰：“善。”于是因废雍疽、弥子瑕而立司空狗。

苦成常谓建信君

苦成常谓建信君曰：“天下合从，而独以赵恶秦，何也？魏杀吕遗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间，是与杀吕遗何以异？君唯释虚伪疾，文信犹且知之也。从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间？从而无功乎，收河间何益也？”

秦攻赵鼓铎之音闻于北堂

秦攻赵，鼓铎之音闻于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赵，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赞群臣而访之，先言横者，则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横。

齐人李伯见孝成王

齐人李伯见孝成王，成王说之，以为代郡守。而居无几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馈，不堕食。无几何，告者复至，孝成王不应。

已，乃使使者言：“齐举兵击燕，恐其以击燕为名而以兵袭赵，故发兵

自备，今燕、齐已合，臣请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后，为孝成王从事于外者，无自疑于中者。

卷二十一赵四

为齐献书赵王

为齐献书赵王，使臣与复丑曰：“臣一见，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宝，而臣窃怪王之不试见臣而穷臣也。群臣必多以臣为不能者，故王重见臣也。以臣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则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则知不足者也；非然，则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于王者也。臣以齐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韩、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齐致尊名于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于王？臣以齐致地于王，天下孰敢不致地于王？臣以齐为王求名宝于燕及韩、魏，孰敢辞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见已。齐先重王，故天下尽重王；无齐，天下必尽轻王也。秦之强，以无齐之故重王；燕、魏自以无齐故重王；今王无齐，独安得无重天下？故劝王无齐者，非知不足，则不忠者也；非然，则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则欲轻王以天下之重，取行于王者也；非然，则位尊而能卑者也。愿王之孰虑无齐之利害也。”

五国伐秦

五国代秦，无功，罢于成皋。赵欲构于秦，楚与魏、韩将应之，秦弗欲。

苏代谓齐王曰：“臣以为足下见奉阳君矣。臣谓奉阳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据宋，魏冉必妒君之有陶也。秦王贪，魏冉妒，则阴不可得已矣。君无构，齐必攻宋，齐攻宋，则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赵助之。五国据宋，不至一二月，陶必得矣。得陶而构，秦虽有变，则君无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构，则愿五国复坚约，愿得赵，足下雄飞，与韩氏大吏东免，齐王必无召呡也。使臣守约，若与有倍约者，以四国攻之。无倍约者，而秦侵约，五国复坚而宾之。今韩、魏与齐相疑也，若复不坚约而讲，臣恐与国之大乱也。齐、秦非复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后合与踦重者，皆非赵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将何以天下为？臣愿君之蚤计也！

“天下争秦有六举，皆不利赵矣。天下争秦，秦王受负海内之国，合负亲之交，以据中国，而求利于三晋，是秦之一举也。秦行是计，不利于赵，而君终不得陶，一矣。天下争秦，秦王内韩珉于齐，纳成阳君于韩，相魏怀于魏，复合衍交两王，王贲、韩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举也。秦行是计也，不利于赵，而君又不得陶，二矣。天下争秦，秦王受齐受赵，三疆三亲，以据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举也。秦行是计，齐、赵应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饶，魏为上交，韩必入朝，秦过赵已安邑矣，是秦之一举也。秦行是计，不利于赵，而君必不得陶，三矣。天下争秦，秦坚燕、赵之交，以伐齐收楚，与韩呡而攻魏，是秦之一举也。秦行是计，而燕、赵应之。燕赵伐齐，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举安邑而塞女戟，韩之太愿绝，下轵道、南阳而伐魏，绝韩，包二周，即赵自消烁矣。国燥于秦，兵分于齐，非赵之利也。而君终身不得陶，四矣。天下争秦，秦坚三晋之交，攻齐，国破曹屈，而兵东分于齐。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举也。秦行是计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齐之已弊，救与秦争战也。君不救也，韩、魏焉免西合？国在谋之中，而君有终身不得陶，五矣。天下争秦，秦按为义，存亡继绝，固危扶弱，定无罪之君，必起中山与胜焉。秦起中山与胜，而赵、宋同命，何暇言阴？六矣。故曰：君必无讲，则陶必得矣。’奉阳君曰；‘善。’乃绝和于秦，而收齐、魏以成取陶。”

虞卿请赵王

虞卿请赵王曰：“人之情，宁朝人乎？宁朝于人也？”赵王曰：“人亦宁朝人耳，何故宁朝于人？”虞卿曰：“夫魏为从主，而违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万户之都请杀范座于魏，范座死，则从事可移于赵。”赵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请杀范座于魏。魏王许诺，使司徒执范座而未杀也。

范座献书魏王曰：“臣闻赵王以百里之地，请杀座之身。夫杀无罪范座，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窃为大王美之。虽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复生也，则主必为天下笑矣。臣窃以为与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也。”又遗其后相信陵君书曰：“夫赵、魏，敌战之国也。赵王以咫尺之书来，而魏王轻为之杀无罪之座。座虽不肖，故魏之免相望也，尝以魏之故，得罪于赵。夫国内无用臣，外虽得地，势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听赵杀座之后，强秦袭赵之欲，倍赵之割，则君将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三国攻秦

三国攻秦，赵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沱。齐人戎郭、宋突谓仇郝曰：“不如尽归中山之新地。中山案此言于齐曰；‘四国将假道于卫，以过章子之路，’齐闻此，必效鼓。”

赵使赵庄合从

赵使赵庄合从，欲伐齐。齐请效地，赵因贱赵庄。齐明为谓赵王曰：“齐畏从人之合也，故效地。今闻赵庄贱，张惑贵，齐必不效地矣。”赵王曰：“善。”乃召赵庄而贵之。

冯忌为庐陵君谓赵王

冯忌为庐陵君谓赵王曰：“王之逐庐陵君，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无燕、秦也。”对曰：“秦三以虞卿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庐陵君为言，而王逐之。是王轻强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为燕也，吾固将逐之。”“然则王逐庐陵君又不为燕也。行逐爱弟，又兼燕、秦，臣窃为大王不取也。”

客见赵王

客见赵王曰：“臣闻王之使人买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马之工也。”对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国事，又不知相马。”曰：“王何不遣纪姬乎？”王曰：“纪姬妇人也，不知相马。”对曰：“买马而善，何补于国？”王曰：“无补于国。”“买马善而恶，何危于国？”王曰：“无危于国。”对曰：“然则买马善而若恶，皆无危补于国，然而王之买马也，必将待工。今治天下，举错非也，国家为虚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与建信君，何也？”赵王未之应也。

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谓柔痈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间也。所谓柔痈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优爱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内，则大臣为之枉法于外矣。故日月晖于外，其贼在于内，谨备其所憎，而祸在于所爱。”

秦攻魏

秦攻魏，取宁邑，诸侯皆贺。赵王使往贺，三反，不得通。赵王忧之，谓左右曰：“以秦之强，得宁邑以制齐赵，诸侯皆贺，吾往贺而独不得通，此必加兵我，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

也。曰谅毅者，辩士也，大王可试使之。”

谅毅亲受命而往，至秦，献书秦王曰：“大王广地宁邑，诸侯皆贺，敝邑寡君亦窃嘉之，不敢宁居，使下臣奉其币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无罪，愿大王无绝其欢；若使有罪，愿得请之。”秦王使使者报曰：“吾所使赵国者，小大皆听吾言，则受书币；若不从吾言，则使者归矣。”谅毅对曰：“下臣之来，固愿承大国之意也，岂敢有难？大王若有以令之，请奉而西行之，无所敢疑。”

于是秦王乃见使者，曰：“赵豹、平原君数欺弄寡人。赵能杀此二人则可；若不能杀，请今率诸侯受命邯郸城下。”谅毅曰：“赵豹、平原君，亲寡君之母弟也，犹大王有叶阳、泾阳君也。大王以孝治闻于天下，衣服之便于体，膳啖之嗛于口，未尝不分于叶阳、泾阳君。叶阳君泾阳君之车马衣服，无非大王之服御者。臣闻之，有覆巢毁卵而凤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骐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还报，敝邑之君畏惧，不敢行，无乃伤叶阳君、泾阳君之心乎？”秦王曰：“诺。勿使从政！”谅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诲，以恶大国，请黜之，勿使与政事，以称大国。”

秦王乃喜，受其币而厚遇之。

魏败楚于陉山

魏败楚于陉山，禽唐明。楚王惧，令昭应奉太子以委和于薛公。主公欲败之，乃结秦连楚、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楼缓相秦。楚王禽赵，宋魏之和卒败。

赵太后新用事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食饮得无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会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郑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不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秦使王翦攻赵

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杀秦将桓齮。王翦恶之，乃多与赵王宠臣郭开等金，使为反间，曰：“李牧、司马尚欲与秦反赵，以多取封于秦。”赵王疑之，使赵葱及颜聚代将，斩李牧，废司马尚。后三月，王翦因急击，大破赵，杀赵军，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卷二十二

韩赵相难

韩、赵相难。韩索兵于魏，曰：“愿得借师以伐赵。”魏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不敢从。”赵又索兵以攻韩，文侯曰：“寡人与韩兄弟，不敢从。”二国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魏。

西门豹为邺令

西门豹为邺令，而辞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门豹曰：“敢问就功成名，亦有术乎？”文侯曰：“有之。夫乡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问其贤良之士而师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扬人之丑者而参验之。夫物多相类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骊牛之黄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类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

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则乐宫，不明则乐音。今君审于声，臣恐君之聋于官也。”文侯曰：“善！敬闻命。”

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

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称曰：“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王钟侍王，曰：“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对曰：“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说乎？”

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伯王之业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睾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阴，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闻圣人言也！西河之政，专委之子矣。”

魏公叔痤病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痤对曰：“痤有御庶子公孙鞅，愿王以国事听之也。为弗能听，勿使出竟。”王弗应，出而谓左右曰：“岂不悲哉！以公叔之贤，而谓寡人必以国事听鞅，不亦悖乎！”

公叔痤死，公孙鞅闻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为悖。

苏秦拘于魏

苏秦拘于魏，欲走而之韩，魏氏闭关而不通。齐使苏厉为之谓魏王曰：“齐请以宋地封泾阳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齐而得宋地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齐王与苏秦也。今秦见齐、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则齐必不欺秦而秦信齐矣。齐、秦合而泾阳君有宋地，则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复东苏秦，秦必疑齐而不听也。夫齐、秦不合，天下无忧，伐齐成，则地广矣。”

张仪恶陈轸于魏王

张仪恶陈轸于魏王，曰：“轸善事楚，为求壤地也甚力之。”左华谓陈

轸曰：“仪善于魏王，魏王甚爱之。公虽百说之，犹不听也。公不如以仪之言为资，而反于楚王。陈轸曰：“善。”因使人先言于楚王。

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

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惠施欲以魏合于齐、楚以案兵，人多为张子于王所。惠子谓王曰：“小事也，谓可者谓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群臣之知术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群臣之知术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谓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张仪欲并相秦魏

张仪欲并相秦、魏，故谓魏王曰：“仪请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间约南阳，韩氏亡。”史厌谓赵献曰：“公何不以楚佐仪，求相之于魏？韩恐亡，必南走楚。仪兼相秦、魏，则公亦并相楚、韩也。”

楚许魏六城

楚许魏六城，与之伐齐而存燕。张仪欲败之，谓魏王曰：“齐畏三国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赵必听之，而不与魏六城。是王失谋于楚、赵，而树怨于齐、秦也。齐遂伐赵，取乘丘，收侵地，虚、顿丘危；楚破南阳九夷，内沛，许、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观也，而道途宋、卫为制，事败为赵驱，事成功县宋、卫。”魏王弗听也。

张仪告公仲，令以饥故，赏韩王以近河外。魏王惧，问张子。张子曰：“秦欲救齐，韩欲攻南阳，秦、韩合而欲攻南阳，无异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韩之卜也决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韩、广魏、救赵、尺楚人，遽于萆下。伐齐之事遂败。

秦败东周

秦败东周，与魏战于伊阙，杀犀武。魏令公孙衍乘胜而留于境，请卑辞割地以讲于秦。为窦屡谓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听于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讲于王。”王曰：“奈何？”对曰：“王不若与窦屡关内侯，而令于赵，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扬言曰；‘闻周、魏令窦屡以割魏于奉阳君而听秦矣。’夫周君’窦屡、奉阳君之与穰侯，贸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窦屡也，制割者奉阳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败之，必以少割请合于王，而和于东周与魏也。”

齐王将见燕赵楚之相于卫

齐王将见燕、赵、楚之相于卫，约外魏。魏王惧，恐其谋伐魏也，告公孙衍。公孙衍曰：“王与臣百金，臣请败之。”

王为约车，载百金。犀首期齐王至之日，先以车五十乘至卫间齐，行以百金，以请先见齐王，乃得见。因久坐，安，从容谈三国之相怨。谓齐王曰：“王与三国约外魏，魏使公孙衍来，今久与之谈，是王谋三国也。”齐王曰：“魏王闻寡人来，使公孙子劳之，寡人无与之语也。”

三国之相不信齐王之遇，遇事遂败。

魏令公孙衍请和于秦

魏令公孙衍请和于秦，綦毋恢教之语，曰：“无多割！曰；‘和成，固有秦重，以与王遇；和不成，则后必莫能以魏合于秦者矣。’”

公孙衍为魏将

公孙衍为魏将，与其相田需不善。季子为衍谓梁王曰：“王独不见夫服

牛骖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为可使将，故用之也。而听相之计，是服牛骖骥也。牛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国必伤矣。愿王察之。”

卷二十三魏二

犀首田盼欲得齐魏之兵以伐赵

犀首、田盼欲得齐、魏之兵以伐赵，梁君与田侯不欲。犀首曰：“请国出五万人，不过五月而赵破。”田盼曰：“夫轻用其兵者，其国易危；易用其计者，其身易穷。公今言破赵大易，恐有后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难以惧之，是赵不伐而二士之谋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难构而兵结，田侯、梁君见其危，又安敢释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劝两君听犀首。

犀首、田盼遂得齐、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战败也，悉起兵从之，大败赵氏。

苏代为田需说魏王

苏代为田需说魏王曰：“臣请问文之为魏，孰与其为齐也？”王曰：“不如其为齐也。”“衍之为魏，孰与其为韩也？”王曰：“不如其为韩也。”苏代曰：“衍将右韩而左魏，文将右齐而左魏，二人者将用王之国举事于世，中道而不可，王且无所闻之矣。王之国虽操药而从之可也。王不如舍需于侧，以稽二人者之所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举重而不利于魏，需必挫我于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为利于魏与不利于魏，王厝需于侧以稽之，臣以为便于事。”王曰：“善”。果厝需于侧。

楚王攻梁南

楚王攻梁南，韩氏因围蔷。成恢为为犀首谓韩王曰：“疾攻蔷，楚师必进矣。魏不能支，交臂而听楚，韩氏必危。故王不如释蔷。魏无韩患，必与楚战。战而不胜，大梁不能守，而又况存蔷乎？若战而胜，兵罢敝，大王之攻蔷易矣！”

魏王令惠施之楚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齐，钧二子者乘数，钧将测交也。楚王闻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齐，惠施之楚，钧二子者，将测交也。”楚王闻之，因郊迎惠施。

齐魏战于马陵

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齐，寡人之仇也，怨之至死不忘！国虽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对曰：“不可。臣闻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计。今王所以告臣者，疏于度而远于计。王固先属怨于赵，而后与齐战。今战不胜，国无守战之备，王又欲悉起而攻齐，此非臣之所谓也。王若欲报齐乎？则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斗，则楚必伐齐。以休楚而伐罢齐，则必为楚禽矣。是王以楚毁齐也！”

魏王曰：“善。”乃使人报于齐，愿臣畜而朝。田婴许诺。张丑曰：“不可！战不胜魏而得朝礼，与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胜也。今战胜魏，覆十万之军而禽太子申，臣万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为人也，好用兵而甚务名，终为齐患者，必楚也。”

田婴不听，遂内魏王而与之并朝齐侯，再三。赵氏丑之。楚王怒，自将而伐齐，赵应之，大败齐于徐州。

惠施为韩魏交

惠施为韩、魏交，令太子鸣为质于齐。王欲见之，朱仓谓王曰：“何不

称病？臣请说婴子曰；‘魏王之年长矣。今有疾，公不如归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将内而立之。是齐抱空质而行不义也！’”王从之，太子得还。

田需贵于魏王

田需贵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杨，一人拔之，则无生杨矣。故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然而不胜一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今子虽自树于王，而欲去子者众，则子必危矣！”

秦召魏相信安君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

苏代为说秦王曰：“臣闻之，忠不必当，当必不忠。今臣愿为大王陈臣之愚意，恐其不忠于下吏，自使有要领之罪，愿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执事于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将以塞赵也，臣又恐赵之益劲也。夫魏王之爱习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恶严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则王之使人入魏无益也。若用，魏必舍所爱习而用所畏恶，此魏王之所以不安也。夫舍万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难行也。夫令人之君处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为亲，则难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则赵之谋者必曰；‘舍于秦，秦必令其所爱信者用赵，是赵存而我亡也，赵安而我危也。’则上有野战之气，下有坚守之心。臣故恐赵之益劲也。

“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赵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国安而名尊；离王，国危而权轻。然则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赵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于我，土地之实不厚于我，魏信以韩、魏事秦，秦甚善之，国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构难于秦，兵为招质，国处削危之形，非得计也。结怨于外，生患于中，身处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将伤其前事而悔其过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则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为利重，尧、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愿大王察之。”

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

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首？”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为知。”

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

卷二十四魏三

秦赵约而伐魏

秦、赵约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忧也。臣请发张倚，使谓赵王曰；‘夫邺，寡人固刑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请以邺事大王。’”

赵王喜，召相国而命之，曰：“魏王请以邺事寡人，使寡人绝秦。”相国曰：“收秦攻魏，利不过邺。今不用兵而得邺，请许魏。”张倚因谓赵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邺矣。大王且何以报魏？”赵王因令闭关绝秦。秦、赵大恶。

芒卯应赵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为完邺也。今效邺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赵王恐魏秦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于魏而支秦。

芒卯谓秦王

芒卯谓秦王曰：“王之士，未有为之中者也。臣闻明王不胥中而行、王之所欲于魏者，长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为魏之司徒，则臣能使魏献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为魏之司徒。

谓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于魏者，长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献之秦，则上地无忧患，因请以下兵东击齐，攘地必远矣。”魏王曰：“善。”因献之秦。

地入数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谓芒卯曰：“地已入数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虽然，臣死则契折于秦，王无以责秦。王因赦其罪，臣为王责约于秦。”乃之秦，谓秦王曰：“魏之所以献长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东击齐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则死人也。虽然，后山东之士，无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国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从。”

后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将秦、魏之兵以东击齐，启地二十二县。

叶阳君约魏

叶阳君约魏，魏王将封其子。谓魏王曰：“王尝身济漳，朝邯郸，抱葛、薛、阴、成以为赵养邑，而赵无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阳、姑密乎？臣为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秦使赵攻魏

秦使赵攻魏，魏谓赵王曰：“攻魏者，亡赵之始也。昔者，晋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马与璧假道于虞，宫之奇谏而不听，卒假晋道。晋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书之，以罪虞公。今国莫强于赵，而并齐、秦。王贤而有声者相之，所以为腹心之疾者，赵也。魏者，赵之虢也；赵者，魏之虞也。听秦而攻魏者，虞之为也。愿王之熟计之也！”

魏太子在楚

魏太子在楚。谓楼子于鄢陵曰：“公必且待齐、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齐、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恶于国者，无公矣。其人皆欲合齐、秦外楚以轻公，公必谓齐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实首伐之也，楚恶魂之事王也，故劝秦攻魏。’齐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己善也，必令魏以地听秦而为和。以张子之强，有秦、韩之重，齐王恶之，而魏王不敢据也。今以齐、秦之重，外楚以轻公，臣为公患之。钧之出地以为和于秦也，岂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还兵，魏王必惧，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为和，合亲以孤齐，秦、楚重公，公必为相矣！臣意秦王与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请为公说之。”

乃请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轻秦。且有皮氏于以攻韩、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无所用之。”对曰：“臣愿以鄙心意公，公无以为罪。有皮氏，国之大利也，而以与魏，公终自以为不能守也，故以与魏。今公之力有余，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齐、楚也；所用者，楼鼻、翟强也。今齐王谓魏王曰；‘欲讲攻于齐，王兵之辞也，是弗救矣！’楚王怒于魏之不用楼子而使翟强为和也，怨颜已绝之矣。魏王之惧也见亡。翟强欲合齐、秦外楚，以轻楼鼻；楼鼻欲合秦、楚外齐，以轻翟强。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谓楼子曰；‘子能以汾北与我乎？请合于楚、外齐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楼子与楚王必疾矣。又谓翟子；‘子能以汾北与我乎？必为合于齐、外于楚以重公也。’翟强与齐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齐、楚以为用，内得楼鼻、翟强以为佐，何故不能有地于河东乎？”

卷二十五魏四

献书秦王

（阙文）献书秦王曰：“昔窃闻大王之谋出事于梁，谋恐不出于计矣，愿大王之熟计之也！梁者，山东之要也。有蛇于此，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未其中身，首尾皆救。从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山东见亡，必恐，恐必大合。山东尚强，臣见秦之必大忧可立而待也。臣窃为大王计，不如南出，事于南方。其兵弱，天下必不能救，地可广大，国可富，兵可强，主可尊。王不闻汤之伐桀乎？试之弱密须氏以为武教，得密须氏而汤之服桀矣。今秦国与山东为仇，不先以弱为武教，兵必大挫，国必不忧！”秦果南攻蓝田、鄢、郢。

魏王问张旄

魏王问张旄曰：吾欲与秦攻韩，何如？”张旄对曰：“韩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从天下乎？”王曰：“韩且割而从天下。”张旄曰：“韩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张旄曰：韩强秦乎？强魏乎？”王曰：“强秦。”张旄曰：“韩且割而从其所强，与所不怨乎？且割而从其所不强，与其所怨乎？”王曰：“韩将割而从其所强，与其所不怨。”张旄曰：“攻韩之事，王自知矣。”

客谓司马食其

客谓司马食其曰：“虑久以天下为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独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谓兹公不知些两者，又不知兹公者也！然而兹公为从，其说何也？从则兹分重，不从则兹公轻。兹从之处重也，不以实以期。子何不疾及三国方坚也，自卖于秦？秦必受子。不然，横者将图子以合于秦，是取子之资而以资子之仇也！”

穰侯攻大梁

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从。谓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广陶；攻齐，得刚、博以广陶；攻魏，得许、鄢陵以广陶。秦王不问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许、鄢陵必议，议则君必穷。为君计者，勿攻便。”

白珪谓新城君

白珪谓新城君曰：“夜行者能无为奸，不能禁狗使无吠己也。故臣能无议君于王，不能禁人议臣于君也！”

秦赵构难而战

秦、赵构难而战。谓魏王曰：“不如齐、赵而构之秦。王不构赵，赵不以毁构矣；而构之秦，赵必复斗，必重魏。是并制秦、赵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齐、赵攻荆，欲焉而收荆、赵攻齐，欲王之东长之待之也。”

楼梧约秦魏

楼梧约秦、魏，将令秦王遇于境。谓魏王曰：“遇而无相，秦必置相。不听之，则交恶于秦；听之，则后王之臣，将皆务事诸侯之能令于王之上者。且遇于秦而相秦者，是无齐也，秦必轻王之强矣。有齐者，不若相之，齐必喜。是以有齐者与秦遇，秦必重王矣。”

芮宋欲绝秦赵之交

芮宋欲绝秦、赵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养地，秦王怒。芮宋谓秦王

曰：“魏委国于王而不受，故委国于赵也。李郝谓臣曰；‘子言无秦，而养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绝赵也。

成阳君欲以韩魏听秦

成阳君欲以韩、魏听秦，魏王弗利。白圭谓魏王曰：“王不如阴使人说成阳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韩矣。韩不听，秦必留君而伐韩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质于秦。’成阳君必不入秦。秦、韩不敢合，则王重矣。”

周宵谓宫他

周宵谓宫他曰：“子为宵谓齐王曰‘宵愿为外臣，令齐资我于魏。’”宫他曰：“不可！是示齐轻也。夫齐不以无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于魏者，臣请以魏听。’齐必资公矣。是公有齐，以齐有魏也。”

信陵君杀晋鄙

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唐且谓信陵君曰：“臣闻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谓也？”对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臣愿君之忘之也！”

信陵君曰：“无忌谨受教。”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臣所得鱼也。”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今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辟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趋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曰：“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由是观之，近习之人，其挚谄也固矣，其自纂系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进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为我用乎？而近习之人相与怨我，见有祸，未见有福，见有怨，未见有德。非用知之术也！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且使于秦。

秦王谓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且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谓唐且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且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

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卷二十六　韩一

三晋已破智氏

三晋已破智氏，将分其地。段规谓韩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韩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寡人无所用之。”段规曰：“不然！臣闻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者，地利也；万人之众而破三军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则韩必取郑矣。”

王曰：“善。”果取成皋。至韩之取郑也，果从成皋始。

魏之围邯郸

魏之围邯郸也，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王问申子曰：“吾谁与而可？”对曰：“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谓越卓、韩晁曰：“子皆国之辩士也。夫为人臣者，言可必用？尽忠而已矣！”二人各进议于王以事。申子微视王之所说，以言于王，王大说之。

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

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曰：“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溪子、少府、时力、距黍，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大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坚甲盾、鞮鍪、铁幕、革抉、㕮芮，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欲西面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过此者矣！是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与之，即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后更受其祸。且夫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夫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而买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臣闻鄙语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异于中后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中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

韩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剑，仰天太息曰：“寡人虽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诏之，敬奉社稷以从。”

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

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餍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鄣塞，胜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跃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徙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

“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也。皆言曰；‘听吾计，则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

诖误人主者，无过于此者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绝韩之上地，东取成皋、宜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矣，不事秦则危矣。夫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逆秦而顺楚，虽欲无亡，不可得也。故为大王计，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为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于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献书大王御史，须以决事。”

韩王曰：“客幸而教之，请比郡县，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效宜阳。”

楚昭献相韩

楚昭献相韩，秦且攻韩，韩废昭献。昭献令人谓公叔曰：“不如贵昭献以固楚，秦必曰；‘楚、韩合矣。’”

郑强载八百金入秦

郑强载八百金入秦，请以伐韩。冷向谓郑强曰：“公以八百金请伐人之与国，秦必不听国。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郑强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几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几瑟以车百乘居阳翟，令昭献转而与之处，旬有余，彼已觉。而几瑟，公叔之仇也；而昭献，公叔之人也。秦王闻之，必疑公叔为楚也。”

公仲以宜阳之故仇甘茂

公仲以宜阳之故仇甘茂。其后，秦归武遂于韩，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于公仲也。杜聊为公仲谓秦王曰：“朋也愿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于甘茂，故樗里疾大说杜聊。

或谓公仲

或谓公仲曰：“听者听国，非必听实也，故先王听谚言于市。愿公之听臣言也。公求中立于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孙郝以难甘茂，劝齐兵以劝止魏，楚、赵皆公之仇也。臣恐国之以此为患也，愿公之复求中立于秦也。”

公仲曰：“奈何？”对曰：“秦王以公孙郝为党于公而弗之听，甘茂不善于公而弗为公言，公何不因行愿以与秦王语？行愿之为秦王臣也公，臣请为公谓秦王曰；‘齐、魏合与离，于秦孰利？齐、魏别与合，于秦孰强？’秦王必曰；‘齐、魏离则秦重，合则秦轻；齐、魏别则秦强，合则秦弱。’臣即曰；‘今王听公孙郝，以韩、秦之兵应齐而攻魏，魏不敢战，归地而合于齐，是秦轻也，臣以公孙郝为不忠。今王听甘茂，以韩、秦之兵据魏而攻齐，齐不敢战，不求割地而合于魏，是秦轻也，臣以甘茂为不忠。故王不如令韩中立以攻齐，王言救魏以劲之，齐、魏不能相听，久离兵事。王欲，则信公孙郝于齐，为韩取南阳，易谷川以归，此惠王之愿也。王欲，则信甘茂于魏，以韩、秦之兵据魏以郄齐，此武王之愿也。臣以为令韩以中立以劲齐，最秦之大急也。公孙郝党于齐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谒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愿王之熟计之也。’”

王曰向也子曰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无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对曰：“今谓马多力则有矣，若曰胜千钧则不然者，何也？夫千钧，非马之任也。今谓楚强大则有矣，若夫越赵、魏而斗兵于燕，则岂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为之，是弊楚也。强楚，弊楚，其于王孰便也？”

观鞅谓春申

观鞅谓春申曰：“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其于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余年未尝见攻。今秦欲逾兵于渑隘之塞，不便；假道两周、倍韩以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爱其许、鄢陵与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见者，秦、楚斗之日也已。”

公仲数不信于诸侯

公仲数不信于诸侯，诸侯锢之。南委国于楚，楚王弗听。苏代为谓楚王曰：“不若听而备于其反也。朋友反也，常仗赵而畔楚，仗齐而畔秦，今四国锢之而无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为尾生之时也。”

卷二十七　　韩二

楚围雍氏五月

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殽。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隐敝，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鄢。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尚靳归书报韩王，韩王遣张翠。张翠称病，日行一县，张翠至，甘茂曰：“韩急矣，先生病而来！”张翠曰：“韩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国知王也，韩之急缓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张翠曰：“韩急则折而入楚矣，臣安敢来？”甘茂曰：“先生毋复言也！”

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师，故敢捍楚。今雍氏围而秦师不下鄢，是无韩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国南合于楚。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是楚以三国谋秦也。如此，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

秦王曰：“善。”果下师于鄢以救韩。

公仲为韩魏易地

公仲为韩、魏易地，公叔争之而不听，且亡，史惕谓公叔曰：“公亡，则易必可成矣；公无辞以复反，且示天下轻公。公不若顺之。夫韩地易于上，则害于赵；魏地易于下，则害于楚，公不如告楚、赵。楚、赵恶之。赵闻之，赵兵临羊肠；楚闻之，发兵临方城；而易必败矣。”

襄陵之役

襄陵之役，毕长谓公叔曰：“请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国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临魏，公何不令人说昭子曰；‘战未必胜。请为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辞以毋战，于是太子扁、昭阳、梁王皆德公矣。”

谓公叔

谓公叔曰：“公欲得武遂于秦，而不患楚之能扬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为公求武遂于秦。谓楚王曰；‘发重使为韩求武遂于秦。秦王听，是令得行于万乘之主也。韩得武遂以限秦，毋秦患而德楚。韩，楚之县而已。秦不听，是秦、韩之怨深而交事楚也。’”

齐令周最使郑

齐令周最使郑，立韩扰而废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与周君，交也。令我使郑立韩扰而废公叔。语曰；‘怒于室者色于市。’今公叔怨齐，无奈何也。必绝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请令公叔必重公。”

周最行，至郑，公叔大怒。史舍入见，曰：“周最固不欲来使，臣窃强之。周最不欲来，以为公也；臣之强之也，亦以为公也。”公叔曰：“请闻其说。”对曰：“齐大夫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请叱之者，疾视而徐叱之，犬不动；复叱之，犬遂无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来使，彼将礼陈其辞而缓其言。郑王必以齐王为不急，必不许也。今周最不来，他人必来。来使者无交于公，而欲德于韩扰，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则郑王必许之矣。”

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许韩扰。

韩公叔与几瑟争国中庶子强谓太子

韩公叔与几瑟争国，中庶子强谓太子曰：“不若及齐师未入，急击公叔。”太子曰：“不可！战之于国中，必分。”对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图国之全为？”太子弗听。齐师果入，太子出走。

公叔将杀几瑟

公叔将杀几瑟也。谓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几瑟也。今几瑟死，太子无患，必轻公。韩大夫见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无几瑟之患，而内收诸大夫以自辅也，公必轻矣。不如无杀机几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终身重公矣。”

谓新城君

谓新城君曰：“公叔、伯婴恐秦、楚之内几瑟也，公何不为韩求质子于楚？楚王听而入质子于韩，则公叔、伯婴必知秦、楚之不以几瑟为事也，必以韩合于秦、楚矣。秦、楚挟韩以窘魏，魏氏不敢东，是齐孤也。公又令秦求质子于楚。楚不听，则怨结于韩，韩挟齐、魏以眄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挟秦、楚之重，以积德于韩，则公叔、伯婴必以国事公矣。”

冷向谓韩咎

冷向谓韩咎曰：“几瑟亡在楚，楚王欲复之甚，令楚兵十馀万在方城之外。臣请令楚筑万家之都于雍氏之旁，韩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将矣。公因以楚、韩之兵奉几瑟而内之郑。几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韩、楚奉公矣。”

韩咎立为君

韩咎立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车百乘重而送之，恐韩咎入韩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从之。韩咎立，因以为戒；不立，则曰‘来效贼也’。”

史疾为韩使楚

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王曰：“正亦可为国乎？”曰：“可。”王曰：“楚国多盗，正可以圉盗乎？”曰：“可。”曰：“以正圉盗，奈何？”

顷间，有鹊止于屋上者，曰：“请问楚人谓此鸟何？”王曰：“谓之鹊。”曰：“谓之乌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

卷二十八　　韩三

或谓韩公仲

或谓韩公仲曰：“夫孪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国，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孪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为之，则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则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适束之，则韩必谋矣。若韩随魏以善秦，是为魏从也，则韩轻矣，主卑矣。秦已善韩，必将欲置其所爱信者，令用事于韩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与安成君为秦、魏之和，成固为福，不成亦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适束之，是韩为秦、魏之门户也，是韩重而主尊矣。安成君东重于魏，而西贵于秦，操右契而为公责德于秦、魏之主，裂地而为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韩、魏而终身相，公之不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终相听者也。齐怒于不得魏，必欲善韩以塞魏；魏不听秦，必务善韩以备秦。是公择布而割也。秦、魏和，则两国德公；不和，则两国争事公。所谓成为福，不成亦为福者也。愿公之无疑也！”

韩人攻宋

韩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爱宋，与新城、阳晋同也。韩珉与我交，而攻我甚所爱，何也？”苏秦为韩说秦王曰：“韩珉之攻宋，所以为王也。以韩之强，辅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杀一人，无事而割安邑，此韩珉民之所以祷于秦也。”

秦王曰：“吾固患韩之难知，一从一横，此其说何也？”对曰：“天下固令韩可知也。韩故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万乘自辅；不西事秦，则宋地不安矣。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秦、韩之交。伏轼结靷西驰者，未有一人言善韩者也；伏轼结靷东驰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韩、秦之合者，何也？则晋、楚智而韩、秦愚也。晋、楚之合，必伺韩、秦；韩、秦合，必图晋、楚。请以决事。”秦王曰：“善。”

谓郑王

谓郑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贤士也；韩与魏，敌侔之国也。申不害与昭釐侯执珪而见梁君非好卑而恶尊也，非虑过而议失也。申不害之计事，曰；‘我执珪于魏，魏君必得志于韩，必外靡于天下矣，是魏弊矣。诸侯恶魏，必事韩，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昭釐侯听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虑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韩，弱于始之韩；而今之秦，强于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与诸臣不事为尊秦以定韩者，臣窃以为王之明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

“昔者，穆公一胜于韩原而霸西州，晋文公一胜于城濮而定天下，此以一胜立尊令，成功名于天下。今秦数世强矣，大胜以十数，小胜以百数，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无所立，制令无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于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为名者，有为实者。为名者攻其心，为实者攻其形。昔者，吴与越战，越人大败，保于会稽之上。吴人入越而户抚之。越王使大夫种行成于吴，请男为臣，女为妾，身执禽而随诸御。吴人果听其辞，与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后越与吴战，吴人大败，亦谓男为臣，女为妾，反以越事吴之礼事越。越人不听也，遂残吴国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将攻其心乎？宜使如吴；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

越，而攻心不如吴，而君臣上下、少长贵贱毕呼霸王，臣窃以为犹之井中而谓曰；‘我将为尔求火也。’

“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立以为郑君。韩氏之众，无不听令者，则许异为之先也。是故哀侯为君，而许异终身相焉。而韩氏之尊许异也，犹其尊哀侯也。今日郑君不可得而为也，虽终身相之焉，然而吾弗为云者，岂不为过谋哉！昔齐桓公九合诸侯，未尝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则虽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犹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为也，虽为桓公，吾弗为云者，岂不为过谋而不知尊哉！韩氏之士数十万，皆戴哀侯以为君，而许异独取相焉者，无他；诸侯之君无不任事于周室也，而桓公独取霸者，亦无他也。今强国将有帝王之詣，而以国先者，此桓公、许异之类也，岂可不谓善谋哉？夫先与强国之利，强国能王，则我必为之霸；强国不能王，则可以辟其兵，使之无伐我。然则强国事成，则我立帝而霸；强国之事不成，犹之厚德我也。今与强国，强国之事成则有福，不成则无患。然则先与强国者，圣人之计也！”

秦大国也

秦，大国也；韩，小国也。韩甚疏秦，然而见亲秦，计之“非金无以也’，故卖美人。美人之贾贵，诸侯不能买，故秦买之三千金。韩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与韩之美人。韩之美人因言于秦曰；“韩甚疏秦。”

从是观之，韩亡美人与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说韩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为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韩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内行者也！”故善为计者，不见内行。

张丑之合齐楚

张丑之合齐、楚讲于魏也，谓韩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运，魏急，则必以地和于齐、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缓，则必战。战胜，攻运而取之易矣；战不胜，则魏且内之。”公仲曰：“诺。”张丑因谓齐、楚曰：“韩已与魏矣。以为不然，则盍观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齐楚恐，因讲于魏而不告韩。

或谓韩相国

或谓韩相国曰：“人之所以善扁鹊者，为有臃肿也。使善扁鹊而无臃肿也，则人莫之为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为恶于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恶于秦也。愿君之熟计之也！”

客卿为韩谓秦王

客卿为韩谓秦王曰：“韩珉之议，知其君不知异君，知其国不知异国。彼公仲者，秦势能诎之。秦之强，首之者，珉为疾矣。进齐、宋之兵，至首坦，远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为成而过南阳之道，欲以四国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燕亡于齐，魏亡于秦，陈、蔡亡于楚。此皆绝地形，群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为诸侯轻国也。今王位正，张仪之贵，不得议公孙郝，是从臣不事大臣也；公孙郝之贵，不得议甘茂，则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贵贱不相事，各得其位，辐凑以事其上，则群臣之贤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孙郝尝疾齐、韩而不加贵，则为大臣不敢为诸侯轻国矣。齐、韩尝因公孙郝而不受，则诸侯不敢因群臣以为能矣。外内不相为，则诸侯之情伪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孙郝、樗里疾请无攻韩，陈而辟去，王犹攻之也；甘茂约楚、赵而反敬魏，是其讲我，茂且攻宜阳，王犹校之也。群臣之知无几于王之明者。臣故愿公仲之国以侍于王，而无自左右也！”

赵魏攻华阳

赵、魏攻华阳，韩谒急于秦，冠盖相望，秦不救。韩相国谓田苓曰：“事急！愿公虽疾，为一宿之行。”

田苓见穰侯，穰侯曰：“韩急乎？何故使公来？”田苓对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为公之王使乎？冠盖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韩急，则将变矣。”穰侯曰：“公无见王矣！臣请令发兵救韩。”

八日中，大败赵、魏于华阳之下。

韩氏逐向晋于周

韩氏逐向晋于周，周成恢为之谓魏王曰：“周必宽而反之，王何不为之先言？是王有向晋于周也。”魏王曰：“诺。”

成恢因为谓韩王曰：“逐向晋者韩也，而还之者魏也，岂如道韩反之哉！是魏有向晋于周，而韩王失之也。”韩王曰：“善。”亦因请复之。

安邑之御史死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输人为之谓安邑令曰：“公孙綦为人请御史于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难败其法。’”因遽置之。

建信君轻韩熙

建信君轻韩熙，赵敖为谓建信侯曰：“国形有之而存、无之而亡者，魏也。不可无而从者，韩也。今君之轻韩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见君之交反善于楚、魏也，其收韩必重矣。从则韩轻，横则韩重，则无从轻矣。秦出兵于三川，则南围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赵必缓矣。秦举兵破邯郸，赵必亡矣。故君收韩，可以无衅。”

段干越人谓新城君

段干越人谓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驾，云‘取千里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马，千里之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牵长。’故纆牵于事，万分之一也，而难千里之行。今臣虽不肖，于秦亦万分之一也，而相国见臣不释塞者，是纆牵长也！”

卷二十九　燕一

苏秦将为从

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实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

“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于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难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众军于东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国必无患矣！”

燕王曰：“寡人国小，西迫强秦，南近齐、赵。齐、赵，强国也。今主君幸教诏之，合从以安燕，敬以国从！”于是赍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

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

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万乘下之，尊之于廷，示天下与小人群也！”

武安君从齐来，而燕王不馆也。谓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见足下，身无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郊，显臣于廷。今臣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听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伤臣于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齐？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污武王之义而不臣焉，辞孤竹之君，饿而死于首阳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数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来，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扬燕、秦之威于齐，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兴，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为可乎？则齐不益于营丘，足下不逾楚境，不窥于边城之外。且臣有老母于周，离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臣之趣固不与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仆者，进取之臣也，所谓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

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对曰：“足下不知也！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私之者忧之。其妻曰：‘公勿忧也，吾以为药酒以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进之。妾知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逐主母，乃阳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行罪者也！臣之事，适不幸而有类妾之弃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义益国，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说齐，曾不欺之也。使之说齐者，莫如臣之言也，虽尧、舜之智，不敢取也！”

宫他为燕使魏

宫他为燕使魏，魏不听，留之数月。客谓魏王曰：“不听燕使，何也？”

曰：“以其乱也。”对曰：“汤之伐桀，欲其乱也。故大乱者可得其地，小乱者可得其宝。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听，虽尽宝、地，犹为之也。’王何为不见？”魏王说，因见燕客而遣之。

苏秦死

苏秦死，其弟苏代欲继之。乃北见燕王哙曰：“臣，东周之鄙人也。窃闻王义甚高甚顺，鄙人不敏，窃释锄耨而干大王。至于邯郸，所闻于邯郸者，又高于所闻东周。臣窃负其志，乃至燕廷，观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谓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对曰：“臣闻之，明主者，务闻其过，不欲闻其善。臣请谒王之过。夫齐、赵者，王之仇雠也；楚、魏者，王之援国也。今王奉仇雠以伐援国，非所以利燕也。王自虑此，则计过；无以谏者，非忠臣也。”

王曰：“寡人之于齐、赵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无谋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谋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谋未发而闻于外，则危。今臣闻王居处不安，食饮不甘，思念报齐。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数矣！’妻自组甲絣，曰：‘有大数矣！’有之乎？”王曰：“子闻之，寡人不敢隐也。我有深怨积怒于齐，而欲报之，二年矣。齐者，我仇国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国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敌齐，则寡人奉国而委之于子矣。”对曰：“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则楚重；西附秦，则秦重；中附韩、魏，则韩、魏重。且苟所附之国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稽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罢弊；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而又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犹取哉？且臣闻之，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

王曰：“吾闻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有长城、巨防，足以为塞。诚有之乎？”对曰：“天时不与，虽有清济、浊河，何足以为固？民力穷弊，虽有长城、巨防，何足以为塞？且异日也，济西不役，所以备赵也；河北不师，所以备燕也。今济西、河北尽以役矣，封内弊矣。夫骄主必不好计，而亡国之臣贪于财。王诚能毋爱宠子、母弟以为质，宝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轻亡宋，则齐可亡已！”王曰：“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曰：“内寇不与，外敌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报其内，此乃亡之之势也！”

初苏秦弟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

初，苏秦弟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齐王怨苏秦，欲囚厉。燕质子为谢，乃已，遂委质为臣。燕相子之与苏代婚，欲得燕权，乃使苏代侍质子于齐。齐使代报燕，燕王哙问曰：“齐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

于是燕王专任子之，已而让位，燕大乱。齐伐燕，杀王哙、子之，燕立昭王。而苏代、厉遂不敢入燕，皆终归齐，齐善待之。

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

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

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

睢奋击，呴藉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

昭王曰：“寡人将谁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卖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若。

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闵王出走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唯独莒、即墨。

燕王谓苏代

燕王谓苏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之！”苏代对曰：“周地贱媒，为其两誉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周之俗不自为取妻。且夫处女无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顺而无败，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权不立，非势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卷三十　燕二

秦召燕王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苏代约燕王曰：“楚得枳而国亡，齐得宋而国亡，齐、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则有功者，秦之深仇也。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

“秦之行暴于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太行；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我离两周而触郑，五日而国举。’韩氏以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韩氏、太原卷；我下枳，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铦戈在后，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于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绝兵远，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为齐罪。秦欲攻齐，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于天下，曰：‘齐王四与寡人约，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齐无秦，无齐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阳、少曲，致蔺、石，因以破齐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则以南阳委于楚，曰：‘寡人固与韩且绝矣！残均陵，塞黾隘，苟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弃与国而合于秦，因以塞黾隘为楚罪。

“兵困于林中，重燕、赵，以胶东委于燕，以济西委于赵。已得讲于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属行而攻赵。兵伤于离石，遇败于马陵。而重魏，则以叶、蔡委于魏。已得讲于赵，则劫魏，魏不为割。困则使太后、穰侯为和，赢则兼欺舅与母。适燕者曰以胶东，适赵者曰以济西，适魏者曰以叶、蔡，适楚者曰以塞隘，适齐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环，用兵如刺蜚绣。母不能制，舅不能约。

“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陆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洛之地，三川、晋国之祸，三晋之半。秦祸如此其大，而燕、赵之秦者，皆以争事秦说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燕昭王不行，苏代复重于燕。燕反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或从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苏氏之从约。代、厉皆以寿死，名显诸侯。

苏代为燕说齐

苏代为燕说齐，未见齐王，先说淳于髡曰：“人有卖骏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于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贾。’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今臣欲以骏马见于王，莫为臣先后者。足下有意为臣伯乐乎？臣请献白璧一双，黄金千镒，以为马食。”

淳于髡曰：“谨闻命矣。”入言之王而见之，齐王大说苏子。

陈翠合齐燕

陈翠合齐、燕，将令燕王之弟为质于齐，燕王许诺。太后闻之，大怒，曰：“陈公不能为人之国，亦则已矣！焉有离人子母者？老妇欲得志焉！”

陈翠欲见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陈翠曰：“无害也。”遂入见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赖得先王雁鹜之余食，不宜臞。臞者，忧公子之且为质于齐也。”陈翠曰：“人主之爱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爱子也，又不爱丈夫子独甚！”太后曰：“何也？”对曰：“太后嫁女诸侯，奉以千金，赍地百里，以为人之终也。今王愿封公子，百官持职，群臣效忠。曰：‘公子无功不当封。’今王之以公子为质也，且以为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听。臣是以知人主之不爱丈夫子独甚也。且太后与王幸而在，故公子贵。太后千秋之后，王弃国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贱于布衣。故非及太后与王封公子，则公子终身不封矣！”

太后曰：“老妇不知长者之计。”乃命公子束车制衣为行具。

燕昭王且与天下伐齐

燕昭王且与天下伐齐，而有齐人仕于燕者，昭王召而谓之曰：“寡人且与天下伐齐，旦暮出令矣。子必争之，争之而不听，子因去而之齐。寡人有时复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齐。”当地之时也，燕、齐不两立，然而常独欲有复收之之志若此也。”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下七十余城，尽郡县之以属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齐人反间，疑乐毅，而使骑劫代之将。乐毅奔赵，赵封以为望诸君。齐田单欺诈骑劫，卒败燕军，复收七十城以复齐。燕王悔，惧赵用乐毅承燕之弊以伐燕。

燕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振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者，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郄，遂捐燕而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

望诸君乃使人献书报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遁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辞说。今王使使者数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之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错有高世之心，故假节于魏王，而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臣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不辞。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齐，霸国之余教也，而骤胜之遗事也，闲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欲攻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反命，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皇。自五伯

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愜其志，以臣为不顿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臣不佞，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余令诏后嗣之遗义，执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顺庶孽者，施及萌隶，皆可以教于后世。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故伍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

客谓燕王

客谓燕王曰：“齐南破楚，西屈秦，用韩、魏之兵，燕、赵之众，犹鞭策也。使齐北面伐燕，即虽五燕不能当。王何不阴出使，散游士，顿齐兵，弊其众，使世世无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苏子曰：“请假王十年。”燕王说，秦苏子车五十乘，南使于齐。

谓齐王曰：“齐南破楚，西屈秦，用韩、魏之兵，燕、赵之众，犹鞭策也。臣闻当世之举王，必诛暴正乱，举无道，攻不义。今宋王射天笞地，铸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弹其鼻。此天下之无道不义，而王不伐，王名终不成！且夫宋，中国膏腴之地，邻民之所处也。与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于宋。伐之，名则义，实则利，王何为弗为？”齐王曰：“善。”遂兴兵伐宋，三覆宋，宋遂举。

燕王闻之，绝交于宋，率天下之兵以伐齐，大战一，小战再，顿齐国，成其名。故曰：“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广而广之，乃可缺也。”

齐魏争燕

齐、魏争燕。齐谓燕王曰：“吾得赵矣。”魏亦谓燕王曰：“吾得赵矣。”燕无以决之，而未有适予也。苏子谓燕相曰：“臣闻辞卑而币重者，失天下者也；辞倨而币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辞倨而币薄。”燕因合于魏，得赵，齐遂北矣。

卷三十一　燕三

张丑为质于燕

张丑为质于燕，燕王欲杀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为将杀我者，人有言我有宝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夺我珠而吞之，燕王必当杀子，刳子腹及子之肠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说以利，吾要且死，子肠且寸绝！”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为赵孝成王寿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为赵孝成王寿，酒三日，反报曰：“赵民其壮者皆死于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乃召昌国君乐间而问曰：“何如？”对曰：“赵，四达之国也，其民皆习于兵，未可与战。’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为赵可伐，遽起六十万以攻赵；令栗腹以四十万攻鄗，使庆秦以二十万攻代。赵使廉颇以八万遇栗腹于鄗，使乐乘以五万遇庆秦于代。燕人大败，乐间入赵。

燕王以书且谢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顺君意，故君捐国而去，则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愿，而君不肯听，故使使者陈遇意，君试论之。语曰：‘仁不轻绝，智不轻怨。’君之于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则君掩盖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过则君教诲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国人莫不知，天下莫不闻。君微出明怨以弃寡人，寡人必有罪矣。虽然，恐君之未尽厚也！谚曰：‘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过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过，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于先王以成尊，轻弃寡人以快心，则掩邪救过，难得于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于为君择之也，无所取之。国之有封疆，犹家之有垣墙，所以合好掩恶也。室不能相和，出语邻家，未为通计也。怨恶未见而明弃之，未尽厚也。寡人虽不肖乎，未如殷纣之乱也；君虽不得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则不内盖寡人而明怨于外，恐其适足以伤于高而薄于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义，成君之高，虽任恶名，不难受也。本欲以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扬寡人之辱，而君不得荣。此一举而两失也！义者不亏人以自益，况伤人以自损乎？愿君无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于鲁，三黜而不去。或谓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与人之异，恶往而不黜乎？犹且黜乎，宁于故国尔！’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业不忘；不以去为心，故远近无议。今寡人之罪，国人未知，而议寡人者遍天下。语曰：‘论不修心，议不累物，仁不轻绝，智不简功。’弃大功者辍也，轻绝厚利者怨也。辍而弃之，怨而累之，宜在远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无罪，君岂怨之乎？愿君捐怨，追惟先王，复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其过，不顾先王以明而恶’，使寡人进不得修功，退不得改过。君之所揣也，唯君图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书谒之。”

乐间、乐乘怨不用其计，二人卒留赵不报。

燕太子丹质于秦

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见秦且灭六国，兵以临易水，恐其祸至，太子丹患之。谓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两立，愿太傅幸而图之！”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则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见陵

之怨，欲排其逆鳞哉？”太子曰：“然则何由？”太傅曰：“请入图之。”

居之有间，樊将军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鞫武谏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积怨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在乎？是以委肉当饿虎之蹊，祸必有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谋。愿太子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讲于单于，然后乃可图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困穷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鞫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与之谋也。”太子曰：“愿因太傅交于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诺。”

出见田光，道太子曰：“愿图国事于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也，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乏国事也。所善荆轲，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交于荆轲，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之至门，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诺。”

偻行见荆轲，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愿足下过太子于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光闻长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约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使人疑之，非节侠士也。”欲自杀以激荆轲，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刭而死。

轲见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请田先生无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愿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弃其孤也！今秦有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餍！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临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秦王贪其贽，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大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愿，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无让，然后许诺。

于是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问，供太牢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愿得谒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夫今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能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太子曰：“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秦王必喜而善见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抗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将军岂有意乎？”

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刎。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无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于是太子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为装遣荆轲。燕国有勇士秦武阳，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乃令秦武阳为副。

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留待。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乃复请之，曰：“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既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兴兵以拒大王，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头，及献燕之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

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武阳，前为谢曰：“北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慴。愿大王少假借之，使毕使于前。”

秦王谓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掺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轲，秦王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复击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良久。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轲也！”

于是，秦大怒燕，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计，杀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五岁而卒灭燕国，而虏燕王喜。

秦兼天下。其后，荆轲客高渐离，以击筑见秦皇帝，而以筑击秦皇帝，为燕报仇，不中而死。

卷三十二　宋卫

公输般为楚设机

公输般为楚设机，将以攻宋。墨子闻之，百舍重茧，往见公输般，谓之曰：“吾自宋闻子。吾欲借子杀王！”公输般曰：“吾义固不杀王！”墨子曰：“闻公为云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义不杀王而攻国，是不杀少而杀众！敢问攻宋何义也？”公输般服焉，请见之王。

墨子见楚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弊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王曰：“必为有窃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弊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梁肉之与糟糠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为与此同类也！”

王曰：“善哉！请无攻宋。”

梁王伐邯郸

梁王伐邯郸，而征师于宋。宋君使使者请于赵王曰：“夫梁兵劲而权重，今征师于弊邑，弊邑不从，则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赵，以害赵国，则寡人不忍也。愿王之有以命弊邑！”